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頤菴文選卷上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桑英

頤庵文選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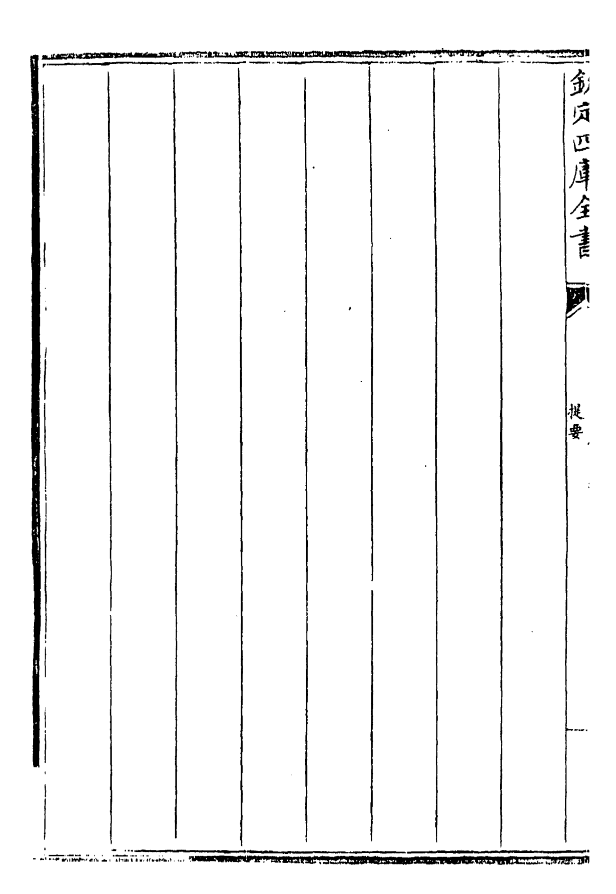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頤庵文選二卷明胡儼撰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末以舉人授華亭教諭永樂初擢翰林檢討與解縉等同直内閣遷國子祭酒洪熙元年加太子賓客致仕家居二十年而卒事蹟具明史本傳儼學問該博于象

緯占候律筭醫卜之術無不通曉其在朝稱
館閣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修明太祖
實録永樂大典皆為總裁官而以議論戇直
為同僚所不容故久于國學未能悉究其用
其詩頗近宋江西一派詞旨高邁寄托深遠
與三楊之和平安雅者氣象稍殊文章則得
法于熊釗釗學于虞集師授相承淵源極正
故其氣格蒼老可以追蹤作者為明初之一

家馬明史藝文志載頤庵集本三十卷此集詩文各止一卷乃後人選本非其全帙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其槩矣乾隆四十五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頤菴文選原序

登崇山則知喬木之衆也旣而入巴蜀登岷峨見梓檀楩柟小者合拱大者千尺枝干層雲根蟠巨壑經千萬歳而風霜不能凋斤斧不能加者則知其材矣其於人也亦然見歐陽公以為幸也及見曾南豐蘇子則又知其人焉今士之於世也可以立身可以行道而不棄於當世者有如歐蘇南豐者乎其文章之作有比於三子者乎抱貫道之器而馳騁乎廟堂之上游泳乎六經之中

規矩乎政治繩墨乎綱常醖釀成太平之業其道將以傳乎萬世之下者非老於文學曷能行其道哉是書者豫章頤庵先生國子祭酒胡公之文集也觀先生之文則知先生之德之行之才之志出於人也尚矣葢文可以觀人可以取士故聖王之所以得人未有不由於斯自漢唐以下得其文之優者獨稱韓柳二人而繼之以歐曾蘇三君子而已文豈易言哉今先生之文其辭雍容而其氣洋溢藹然蔚然之意見乎言義之表故其文

幽深混涎人莫可測仰而視之若匡廬華嶽歸然有層
巒疊嶂莫能躋其分寸俯而察之若彭蠡洞庭浩乎洋
洋莫能得其蠡測臆而思之若空明之灝瀚味而咀之
若玄酒之與太羹其高處若躡層霄挽牛斗於星河之
上其妙處若郢人之斲堊凛乎其不可犯而又得之其
姸麗也若桃源春曉霞舒霧捲旭日初旦也其抑揚也
若天駟脫羈振鬣一鳴而萬馬皆喑其壯也若横槊西
風揮戈指日其清也若老鶴之巢松孤猿之呌月其幽

深思遠者若幽蘭之發乎深谷但聞其芬馥而莫測其所從來非有眼力者曷能識也是知文章之於得人也難矣先生始以文學魁鄉貢三任黌宫之職再擢縣令以寄百里之命遂入翰林以掌絲綸出納帝命於明堂之上再拜春坊為青宫諭德輔賛皇儲未幾舉天下文章道德之士取才德之優者獨先生一人耳以繼宣聖之道為國子祭酒師範天下可謂貴矣榮矣如是者幾四十年先生以老疾辭禄告歸天子不忍其去國再拜

太子賓客歸豫章之城南卜築以居可謂介爾眉壽錫爾景福以老此生士之於世行於仕途而得榮歸故里者雖古之明哲鮮能及矣其莆田方伯靜者好學之士也嘗得先生之文稿焉一日予以文學自論伯靜乃出是書而獻之其間文理皆出人言意之外或一篇之中一句之內有得性理之奧者有出於神奇之妙者不覺心與妙融且驚且愕未嘗不為之掩卷興嘆慨然自釋便覺胸中有所自得若述志感寓歸休之賦別墅之文

聽雪之記大有過於人矣其楚詞也如謁文丞相祠及石鼓毀壁秋風等篇皆深得騷體其意趣高古而人所形容不至者而皆得之矣又若友竹友桐之序皆能摹寫造化而得物之性情可謂盡其神矣豈庸腐可得而想像哉至於詩詞樂府之作如述古雜詠之詩大能感發人之情興又可慨也其碑銘墓誌也如温忠武公廟碑之作皆能昭述前烈以繼後世萬古一日也若是者實文章之歐冶可以陶鑄後學嘗謂文章乃天下之公

器其高下淺深益有不可揜者矣故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豈無一言以述之乎是謂桴布鼓於雷門擊瓦缶於宣室誠可愧耳宣德壬子正月十六日涵虛子臞仙書

文運之興與世運相表裏士之生於其時者亦必通經博古積學制行得以昌其辭蘊和順於中英華爕煜煥乎其不可揜也南昌胡若思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之言靡不研究發而為文積以成編予得其書而讀之其

氣英邁其辭雄偉其所本一歸之義理之淵徵彛倫之雅正無委靡不振之習有浩博宏廣之容其所以養之於中不淺而深也明矣文章之行世其來已遠唐韓子拯其弊而振起之至宋歐陽子與蘇曾王諸君子一時文章之盛何可及也近代作者南北不乏其人盎亦有會通振揚乎唐宋之聲華者矣五六十年間予得承事先輩就而論之尤嚴於敘事之簡當書法之公正厭牽聯而蹇滯也重斷制而明切也且曰長江大河平鋪漫

流高山深澗泉出激冽無往而非文也執筆者想像而求之有跡者可知無跡者難會也若思乘國家之興運宦游之隙博究書籍之與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詁之繁厚積而薄發之年方富力益彊其必將鳴乎國家一代之盛而追踪乎古之作者因題其集之端信其有傳於世也洪武甲戌三月七日郡人熊釗序

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豫章胡公若思彙其文凡若干卷屬予為叙予踈陋寡昧無窮理精義之功乏閎深博

特之見何足以敘公之文哉故久無以應命而公固屬之有不得辭竊惟文者言之成章而可誦之謂也古之立言君子修辭以著其德業故曰有德者必有言然徒能言而不本於道德之實是亦藝焉而已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蓋嘗求之六經之文平易簡淡而理致微密大而無所不包小而無所不備故斯道之所寓者亘千萬世而不息也若夫戰國先秦之文務為險僻奇

怪艱深詭異捭闔縱横以趨時好言非不美而支離畔

道矣今公之文沉實不肆温厚雅贍有疎宕之氣鑿鑿

乎欲追古立言之爲益其履師儒之位表率學者必以

明經講道爲務而不爲虛言要其歸一本於道德而已

矣使天下後世佩誦而矜式之不如是不足以傳遠此

公之文有不可以已者如此予幸與公同朝嘗同典内

制僕直之暇輒相與論文公恒自言得作文法於熊釗

先生釗得之虞文靖公間指示其說於予綱領節目粲

然有條誠未之前聞葢其傳之有自宜其所造之異匪尋常馳騁偉麗蹈襲陳言以逐時好之比此予知公之文而以是為之叙讀公之文者可以自見有不待於予言也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六月壬戌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廬陵胡廣叙

文章之見用於時而為世所貴重者夫豈偶然哉學問之富才氣之充養之深而積之厚發而為文純雅髙古既足以見重於世而又以遭逢盛明膺際遇之隆其所

學得以見之於事為而其制作之美得以施之於朝廷於是其文益為可貴重而人有不能及矣然而世之君子每不能然者葢或有得於文章而不遭其時或遭其時而文章不足以發之此其所以有不能至也若予友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豫章胡公其所謂遭逢盛明膺際遇之隆而其文章足以發之而為人貴重者歟公自少穎發讀書為文思若湧泉鄉之先達長老多折輩行與交舉進士於鄉歷敎華亭長垣餘干三縣學皆有師

法以薦擢知桐城縣有能名今上初即大位復以薦升朝入翰林由檢討轉侍讀未幾為左春坊諭德遂拜國子祭酒自始仕至於今凡三十年而居於朝者十有五年矣承聖上之知遇沐寵眷之優隆討論述作存被顧問其才識器度益明而達而其文章純深雅與可與古作者並也觀其鋪張至治之美以黼黻乎國家之盛雄偉光大富贍不窮卓乎其不可及也天下之人仰而望之惟恐其或後至求所以光昭其先德發揮其事功又

無不造而請焉而公應酬之者常若取諸其左右而不以為難嗚呼此非其學問之有素養之深而積之厚何以至是哉古之君子以文名家者自漢唐宋元以迄於今其人可指而數也其見稱於後世者皆以豪傑不世出之才而其文足以經緯乎當世故雖歷世久而不可磨泯茍一有不至則不能以行之遠此古今之所以為難者也惟公以豪傑奇偉之資負學問才識之長窮性命之理察道德之歸以上究夫聖賢之閫奥後進之士

聞言而心服是可見其學之得其本者矣宜其文章之盛美為世所貴重足以傳之後世而無疑也公自念其年既老乃以平生所著命門人編集之為若干卷以予相知之深俾為之序予不可辭故輒為序公之出處而論次之永樂十四年秋七月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廬陵鄒緝序

文非深於道不行道非深於經不明古之聖人以道為體故出言為經而經者載道以植教也周衰聖人之教

不行文學之士各離經立說以為高漢興文辭如司馬子長相如班孟堅之徒雖其雄材谹議馳騁變化往往不當於經當是時獨董仲舒治經術其言庶幾發明聖人之道至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曾子固力於文詞能反求諸經概得聖人之旨遂為學者所宗周子二程子以及朱子篤志聖人之道沉潛六經超然有得於千載之上故見諸其文精粹醇深皆有以羽翼夫經而文莫盛於斯矣元之時以其經學發為文詞源本深厚論議

高明者益有虞伯生焉於戲繇漢以來文之傳於今者多矣而求其不盭於經旨不畔於聖人之道卓然能樹立以名家者不數人而已文不尤難矣哉豫章胡若思先生自其童冠從鄉先生得吾郡王與耕經學之傳又從而得虞公之傳益自肆力浚而深之擴而大之益於諸書無所不讀而必本於經於學無所不通而必主於聖賢之道甞施其政教於百里之邦矣已而入禁林典詞命侍講讀遂兼諭德輔導儲君又拜大司成為國子

及四方來學之師先生智識有餘材猷宏遠而凡存諸心見諸言行者皆在於仁義至為文章嚴於檕矱而雍容温裕詞潔義正於經旨必融會衆說而推明之弗極弗已序記銘傳之類雖時應人之求未嘗苟有稱説非其篤於經之道而不愧乎古君子之文者乎若夫見諸詞賦體物緣情端厚而微婉有古人之意者蓋自袁伯長虞伯生而後復見於先生焉周禮以六詩教國子而興道諷誦言語皆成均之教也先生又奚讓哉先生有

文集若干卷翰林諸公序之詳矣不鄙謂余相知又屬序焉故特本其所學之正言之亦使學於先生者皆將如先生之正其學也永樂十七年春正月十三日戊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左春坊左諭德廬陵楊士奇序

頤庵文選原序

頤庵文選原序

按六書故曰儒者講六藝之文明先王之道經緯天地之理也詩六藝之一也詩言乎志有諸中而形諸外則知其人矣故詩所以道性情該物理敘風化者志之所發也孔子刪詩以明教化是使異端邪說不得以害正道其功大矣後濂洛諸儒而又發明其理以開萬世至中至正之道而學者得其宗焉如唐韓子為浮屠文暢送行之序柳子首倡其事以告韓子韓子乃為文以告

之曰有以儒名而墨行者正為柳子言也有以墨名而儒行者為文暢言也其間未嘗有一字為送行之說葢以聖人之道正之耳其旨微矣近世儒者有作浮屠詩文碑記張皇誕誕之說以諂其徒以隆其事以為博學以隳名教孔子所以尊吾道而斥異端者安在乎宋太宗所謂孔門之罪人宜矣今是詩五百三十餘篇皆得詩人之體而其言無一字為浮屠之說得儒者之正孟子曰我知言吾故於是詩喜而有取焉使後之作者不

流於淫辭詖說則亦可以思無邪矣故為之序宣德壬子正月十九日涵虛子臞仙書

國子祭酒豫章胡公以所著頤庵詩集若干卷示洪俾為之序洪因作而言曰詩三百篇盛矣五言之作出於蘇李唐山夫人之歌則駸駸乎雅頌之遺意至于建安悲壯而激烈君子不能無世變之感及乎齊梁而侈靡極矣唐詩倡于陳子昂遂有李杜韓柳之盛若宋諸大儒其精深造詣蓋亦可以求其本焉元起於朔漠文制

疏畧至元天歴之間若趙文敏公虞文靖公范文白公揭文安公亦各鳴一時之盛及其衰也學者以粗豪為壯以尖新為奇語言纖薄音律恣滛蓋自晚唐皆然末世文弊固其勢之然也聖明混一四海肇復先王之制興禮立學以風厲學者至於今五十餘年之間政教之隆並乎三代年穀豐稔民物滋植四夷賓服瑞應荐至麒麟騶虞嘉禾芝草之祥日獻月進聖天子方舉唐虞廵狩之典以宣省風俗懷柔百神施恩惠于萬國公卿

大夫文學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揄揚盛德鋪張洪休洋
洋乎雅頌之音盈于朝廷而達于天下當是時公以儒
學德行由翰林侍讀春坊諭德為大司成師表四方之
士而文章卓然名于一時葢其所作必欲追蹤古人事
核而喻切辭醇而旨遠渢渢乎春容正大之音可以無
媿于古而公則欿然自視若不足也嗚乎堯舜之盛尚
書載之商周之興詩人頌焉文章有關于世道尚矣洪
與公同遊禁林十有餘年朝夕承公之誨至論古之作

者未嘗不慨然于斯惜乎以洪之昏陋而莫能進也姑
序諸卷端俾觀公之詩者有以發焉永樂十四年丙申
八月翰林侍講錢唐王洪序

頤庵文選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頤庵文選卷上

明　胡儼　撰

賦

述志賦

嗟予生之忽忽兮儵侵尋以就衰老冉冉其將至兮素髮颯以垂絲遵先人之遺則兮恒兢兢以自持顧予力之不足兮徒念兹而在兹慨前修之日逺兮惟古訓之是求呻佔畢於朝夕兮又懼夫輪扁之見咻肆超遥於

策府兮恣遠覽而旁搜日遑遑而不逮兮心切切而怛憂道愈遠而莫反兮策跛牂於梁輈津浩浩而弗濟兮渺傾波於洪流予既望洋而趦趄兮退却步而返顧恐佳期之遲暮兮羌回車以復路恥沒世而名不稱兮漫馳騁於空言苟余情其信美兮何雕蟲之刻鏤埽枝葉與葩華兮求根柢於本原彼源泉之混混兮曾不舍夫逝川魚淵泳而鳶天飛兮夫孰使之然覩豁然而呈露兮披雲霧於青天反諸躬而欣欣兮抑非言之可宣苟

日新而弗已兮亶澡雪而潔鮮日惴惴如臨深兮匪一息之可捐竊獨處而韜匿兮媿闇然而日章顧虛薄之淺尠兮孤衆人之所望惟黽俛以從事兮曾何有於寸長日居月諸兮孰悲予視之茫茫歌伐檀以内疚兮知素湌之無補閔予心之日負兮守一室於環堵對庭槐以延佇兮聊逍遥而容與

東軒賦

承聖皇之臨御兮運熙洽而穆清念宅中以圖治兮即

國都而作京忝縉紳於侍從兮又從事乎芸臺近直廬而卜居兮蔭矗矗之古槐衆方謂予之隘陋兮予獨安於所寄復闢地於西偏兮就青陽而面勢廣不踰乎尋丈兮僅風雨之可蔽瓦鱗次而壁垣兮匪雕斵之所製牖疏豁而嚮明兮納晨光於迨遞室固密而静幽兮絶風埃之障翳惟圖書之在列兮遠俗務之紛拏徒竊禄於蕭散兮幸朝夕以自娛昔安仁之棲遲兮侈樂事於閒居予由出而營職兮則又窘束夫鹽沽獨顔子之陋

巷兮恒坦坦以自如夫子既嘆其賢兮流不朽之美譽
予景仰夫先哲兮審容膝以自安日黽俛以就列兮豈
碩人之考槃退舒舒而即休兮樂欣欣而忘滄感聖恩
之嘉惠兮曾何補於寸分愧苟延夫歲年兮聊泚筆乎
茲軒

滕王閣賦

騎仙李之盤根布柯條於區宇既命爵以錫圭遂分茅
而胙土惟滕啟封實介鄒魯爰來豫章督郡開府山川

秀靈人物蕃廡星麗斗牛地兼吳楚據百粤之上游壯雄藩之重輔朱門畫戟號令肅乎風雷繡闥雕甍詩書被乎閭里誠東南水陸之都會古今人材之淵藪宜乎王公之所臨處也想夫端居多暇深宫日長圖書既厭琴瑟倦張中心不愜積思浩穰乃命輕駕肅冠裳擁高牙驂乘黄俯郊郭耀旗常六轡總總八鑾鏘鏘騰吹長阪弭節高岡江山相望鬱乎蒼蒼既游目以騁懷遂欣欣而樂康於是戒梓人程匠石相陰陽表區域奠方位

於高明燔菑翳於蓬藋蕣杞梓之良材斵巖巒之秋骨締構費於經營精神妙於規畫歸然傑閣成功不日觀其臺榭凌虛檐牙暈飛碧窻瀟灑彩檻逶迤際平沙兮浩浩撫長江兮瀰瀰謝氛埃於物表接莽蒼於天涯遠烟積兮凝黛空翠生兮襲衣碧瓦華榱青山隱隱丹楹藻棁綠樹依依錦纜牙檣兮璀璨鶴汀鳧渚兮參差至若春日載陽花明柳碧素練澄江長天一色薰風島嶼渺孤鶩於落霞野水蒹葭亂白鷗於飛雪啼鳺送半山

之夕陽征鴻横千里之明月地位絶湫隘之炎歊房櫳隔高寒之凛冽四時朝暮光景明滅於以宴樂於以游息或憑高以暢神情或望祲而書雲物帶彭蠡之渺茫挹華峰之秀特列閣皂之雲屏倚洪崖之丹壁招五老於匡廬納九江於几席呼君山之紫髯吹洞庭之玉笛吞雲夢兮八九曾不芥蔕於胸臆賓從光兮羅綺陳簫鼓咽兮歌舞新遏行雲兮動梁塵玉顔酡兮玉杯側美人醉兮嬌艷春一旦事闌人去物换星移樹閣公之榮

戟聳王勃之文詞朱簾垂兮雨冷畫棟黷兮雲飛對樽前之潭影目檻外之波馳濡毫授簡益已太息於當時余嘗汎舟章江繫榜南浦訪故老以遺蹤指蒼茫之斷礎古木號兮西風芙蓉悴兮夕露壞堞鴉飛澹烟蛩語宿草迷隄殘碑仆土佩玉兮鳴鑾音塵兮何許惟江上之西山見君王之歌舞粲釆釆之黃花空蛺蝶兮栩栩繼三王之文雅擅後來之韓愈仰巴山之故亭與丹梯而並峙竹色兮松聲凄涼兮杜甫余乃浩然興懷惻然

悽楚樂極悲來豈惟斯故追往事於亡陳亘臨春與結綺藹香風於沉檀極人間之麗美何啻百倍於斯閣終亦凋零而銷毁矧楊氏之四香又驕奢而侈靡彼氷山兮莫悟竟何足以比數並漂揺於瓦礫而同鞠為榛莽矣獨河間之禮樂曁東平之徽㜭著藩屏之良規流芳馨於青史顧賢否之異塗徒感慨於千古

續月中桂賦并序

天朝造命之初選任舊德鄱陽程國儒以前進士來守

南昌喪亂之餘急於求士乃舉行賞試命題校藝先伯父虞部府君治書經先祭酒公治春秋各以其業就試中場賦題乃月中桂也虞部遂魁多士先公亦在高選當時同輩翕然嚮風儼少時閱家集常誦二賦不勝企慕及今侵尋暮景而加以衰疾追惟先德往來於懷恒懼不肖以墜厥緒於是力疾勉為續賦一通非敢以紹夫遺芳將使後之子孫見之庶幾知祖宗詩書之澤不泯也其有志者能無激昂於斯乎

甹有靈木匪土而株託根月窟輪囷扶踈不春而榮不冬而枯與天地兮始終哀衆芳兮須臾枝連蜷兮相繚葉蓊鬱兮交敷日回旋乎后土夕覆被乎寰區想夫一氣未判大化胚胎陰陽既肇不假栽培霧滃雲蒸緑茁青荄東皇資始於玉燭西昊司成於瑶臺聳丹霄而修直依紫垣而徘徊拂列宿兮不披徑周天兮往來婆娑偃蹇玲瓏陰森風雨不震寒暑不侵氤氳磅礴孰古孰今華不渝於朓朒德每同於照臨若夫斜河左界長空

一碧寶殿風清璇階露滴粲金粟於廣寒散天香於八極滄海鏡兮波澄瑤池瑩兮霜白天上悠悠人間寂寂玉宇瓊樓今夕何夕乃有羿后靚粧素娥妙舞霓裳初奏羽衣乍舉度曲調均諧律諧呂縞鶴離巢以迴翔白鸞出林而軒翥影湛碧於蟾宮實粉丹於兔杵望舒逍遥而御乎氷輪吳剛徙倚而收其玉斧余乃求神農之遺經訪華陽之真逸為言性味可以服食雜芳椒以調珍化雲母而為液駐容顏如嬰童壯筋骨如金石殺三

蟲而安五臟滋元氣而理百脈神仙不老於人多益矧茲
仙種又非凡木之所能匹方其浥沆瀣混青赤毓太和
流潤澤雖玄圃蟠桃六千年之花實楚南靈椿八千歲
之春秋曾不為之瞬息又若扶桑高標交柯匝鉄若華
芬敷盤根錯節負不可齊廣不可絜曜靈舒光萬古不
滅曾不離乎土壤抑何有於高潔余既獲聆緒論反覆
紬繹固若得其要領終莫究其底極疇昔之夜夢遊冊
府挾天風而上征憩仙槎於銀渚叩鈞天之帝庭接廣

樂於萬舞於是歷太微抵營室入文昌披桂籍過勾陳謁太一跽𣪍祗以陳衷耳玄微之歷歷曰子實縉紳博究儒術豈不聞厥初無形馮馮翼翼輕清上浮蒼蒼其色重濁下蟠混混其質陽精為日陰魄為月月受日光含精載𩲡麗天九行循環一轍從風從雨各以其節三五而盈三五而缺猶寶鑑之懸空表虛明而照物亦隨物而賦形洞陰精而襲翕何者為桂付之一吷余遂怳然而寤罔然如失敬泚筆而攄詞將以解古今之惑心

既暢兮神融復擊節而為之歌曰

有物翳翳兮當月中影婆娑兮流太空歲復歲兮夜復夜莫知其始兮曷究其終我欲訊之兮超鴻濛虹橋渺兮將馮從徒慷慨兮唫秋風

感寓賦

茫茫堪輿萬物並作動植飛潛氤氳交錯人生其間眇焉棲託知誘物交紛紜揮霍劌目怵心神銷精爍白髮漸疎紅顏匪昨日居月諸悠悠罔覺若夫翩翩公子乘

軒駕鶴身都貴富勢傾山岳入則高居廣厦重樓傑閣粉黛爭妍蘭房蕙幄佳賓滿堂綠樽翠勺吹竹彈絲千金一諾出則流水滔滔游龍濯濯玉勒雕鞍文茵繡褥鳴騶夾道衢開市却意氣揚揚光動城郭人生至此云胡不樂一旦樂極悲生意闌情索雍門張弦引商扣角凄凄切切潸然淚落至若窮櫚蔀屋圭竇蓽門蒼苔迷徑宿莽充園一室懸罄十畝荒榛衣重百結食不加飡丘無束帛里絕來轅皚皚雪積蕭蕭雨殘東郭履敝黔

妻衾單稚子懷饑老妻啼寒原生環堵兮寂寞榮叟帶索兮蹣跚棲棲賤貧孰與溫存乃有文士修飭藴美含章積仁潔行顒顒昂昂牙籤插架緗帙連床青燈雪案綠幕秋堂高詠風雅上窺虞唐錦肺繡腑發為文章接芳塵於賈董攀逸駕於班揚於是鶴書遥赴驥足高驤躡青雲而步武歷天衢而翱翔建功業於當世垂勲名於旂常亦有窮年矻矻白首山林抱兔園之冊聚車囊之螢舂會稽之市鼓牸牧之琴老欷歔兮侘傺志壹鬱

兮沉吟至如服勤耒耜浮載舟車劬劬畎畒汎汎江湖萍蓬秋思烟雨春蕪塵土壓貂裘光陰歎白駒復有乘時規利坐守廢居百工肆列有無相須夙夜孳孳卒老其區或山而樵或水而漁或驅而牧或負而趨同寓形於宇内恒役役於朝晡又若桑門空寂羽士清虚祇園鷲嶺方丈蓬壺衲衣杳冷鶴駕雲孤對黄花兮微笑見碧海兮塵枯嗟乎物不可齊道不可虞蜉蝣短晷殤子夭殂壽同金石亦有時渝孰隕而獲孰昭而蘇同歸於

化茫茫堪輿重曰已矣古往兮今來春與秋兮迭催逝者兮如斯旣馳波兮不回時不我兮淹留徒偃蹇兮低徊天高兮地厚紛玄黄兮形色至人兮無累大化兮穆汤合散兮杳冥雖聖神兮莫測

陽春賦

佳哉春之為氣也沖瀜兮堅氷解沍而流澌飄忽兮東風澹蕩遠山横碧含清暉低徊兮攝提貞於東方浩浩兮太皥乘震而司芒蟄居户而始振兮鴈嗈嗈而北鄉

繫草木之奮茁兮儵甲拆而勾萌鶯出谷而遷喬兮桃夭夭而始華鳦翩翩其來歸兮就棟宇而即家何柳絮之盈盈兮悠揚漂泊乎天之涯蹇余之獨處兮耿惝恍而無隣見鳴鳩之刷羽兮感戴勝之知春雨霡霂而土膏兮欣原隰之昀昀農秉耒以舉趾兮期有秋而服勤日遲遲而載暄兮女微行之是遵求柔桑與白蘩兮迨女紅之維新嗟余生之矻矻兮徒策名於縉紳希論世而尚友兮陋佔畢之吟呻時亹亹而逾邁兮老冉冉其

逡巡攀前哲之逸駕兮竟駑駘之後塵吁嗟乎洪崖蒼蒼漳水湯湯有仙人兮紅蕉之裳望不見兮烟霧長渺渺兮玉笥白雲兮故鄉春雨露兮既濡眷松楸兮不能忘

蔾菊賦

凜素秋之佳節兮天宇廓而高澄何衆芳之摇落兮覩斯菊之獨榮葉湑湑以流潤兮枝扶疎而紫莖粲芳華之承檻兮揚蘿蘿之繁英凌清霜而擢秀兮毓太陽之

真精雖駢羅而雜遝兮喜蕃廡而各遂其生玉盈盈以瑩質兮金煌煌而耀晶錦半舒而絢彩兮霞欲收而流赬鷺垂絲而欲墮兮鶴凝丹而不鳴羽迎風而初翔兮杯擎露而乍傾儼西子而靚粧兮度響屧而娉婷豈太真之新浴兮出華清而猶未醒將洛川之宓妃兮步羅襪於清泠抑漢臯之神女兮援明珠而含情茲世俗之所喻兮匪君子之德馨繄翠袖之嬋娟兮倚素蛾於修竹羣真肅肅而臨軒兮爍流金於佩玉羌皦皦以潔修

兮白駒在彼空谷抑素履之坦坦兮娩幽人之貞獨紛既儷此衆美兮寘吾遊乎瑤之圃擷芳馨以翺翔兮將以遺乎遠諸山蒼蒼而雲冥冥兮悵綠蘿之烟雨招柴桑之逸老兮擕三逕之壺觴挾天隨與坡翁兮續杞菊之後章靈均亦既餐英兮何自苦而沉湘惟老圃之秋容兮抱晚節而自芳飲菊潭之甘潤兮日欣欣而樂康

重曰禀幽姿兮潔以清挺玉秀兮含金精虚堂静兮月色皎中庭淒兮朝露零流光馳兮歲將暮鴈嗈嗈兮蟬

無聲耿獨處兮抱貞素心惝怳兮誰爲榮凉飈兮振衣芳菲菲兮欲拔物有盛兮必衰嗟人生兮幾時激清商兮浩歌聊泚筆兮攄辭

遊匡廬山賦

昔神禹之疏鑿兮奠山川於九區惟彭蠡之既瀦兮渺巨浸而爲湖爰有山而西峙兮儼穹窿而覆廬彼何人之字季兮初卜居而宅其陽詢遺老而求其故兮傳其姓而曰匡余於是招五老於雲中兮參九真而翱翔攬

香爐之紫烟兮濯飛瀑於石梁挽銀河於九天兮凌倒景之蒼茫雙劍倚空而差栽兮凛肅肅之秋霜俯龍淵於絕壁兮瀉碧澗之琅琅漱玉挺乎長松兮慨故址之荒涼掃蘚斑而求古跡兮信德美其流芳歘凌風而遐舉兮抵尋真之舊觀逕松蘿而歷九奇兮覩雲屏之煥爛天宇豁其澄鮮兮聳層巒於霄漢氷簾三疊而下垂兮儵瓊飛而珠散羌觸坎而轂轉兮懸素絲於天半迴風摶而混結兮炯雪毬之洞貫邀謫仙於松巢兮扣東

林之禪扃倚三笑而長吟兮聽虎溪之泠泠升上方而登天池兮跨絶頂之高寒靈籟發而淒清兮悚萬壑之鷩湍鳥咿嚶於幽谷兮猿悲嘯乎巑岏熊咆龍吟之不可以留兮接空明之羽翰巨艦突而撐空兮何神化之渺漫披蒙茸而陟虎豹兮仰石磴而髙攀坐飛閣以延覽兮付江山於一瞬紅葉忽其翩翻兮猶雨花之亂隕訪竹林之古寺兮云隱顯之靡常流鍾磬於巖竇兮顧杳靄兮何鄉俯盤盤之深谷兮綺繡錯而錦張過淵明

之栗里兮三逕沒而已荒挹高風於千載兮攀逸駕於羲皇余思夫古人而不得見兮撫孤松而彷徨望白雲之悠悠兮擘紫霄之蒼翠迎鸞鶴於空中兮驂羣仙之環珮臨墨池以揮灑兮希右軍於絶代酌鸞溪之一滴兮亦何有乎滯礙道簡寂以邈邈兮仍羽人於丹丘陸子肅余於石壇兮耿星河之欲流余既縱夫玄覽兮羌回車以復路度松關之迢迢兮問棲賢之故處乃少室之山人兮甘嘉遯而來居抑後賢之仰止兮藏簡冊於

與區振吾袂於高岡兮挾天風於兩腋鹿呦呦而思岑兮闖紫陽之遺蹟洞含呀而隱約兮山幽幽而無人葛漫漫於樛木兮石磊磊乎澗濵堂構餘乎瓦礫兮蛩愀吟而饑鼯呻余既感此而惆悵兮除積翳於榛荒採蘋蘩於沼沚兮就堂階而薦觴退即乎風泉雲壑兮聊詠歌而徜徉衆既告余以欲暮兮還余駕乎東皋蟬嘒嘒而寒鳴兮草萋萋其夕露松陰陰而月朦朧兮渺蒼蒼之烟霧亂曰汨吾遊兮北征水茫茫兮山青稅吾駕兮

廷廬訪古蹟兮窮輿區山之人兮潔修跨黃犢兮夷猶灑清風兮六合凜氷玉兮高秋歸來兮歸來求山人兮林丘

歸休賦

嗟余生之㳙哀兮憯風淫之見侵臂牽聯而瘻痺兮足蹣跚而不任薰蘭湯以滲液兮醫又告余以焫鍼何盧扁之不遇兮遂淪浹而日深爰削籍於金閨兮耿宵寐而沉吟荷聖眷之不遺兮御西清而趣召肆奔趨而不

俟駕兮羌及戶而振掉違天顏於咫尺兮聖情爲之惻

愴竟沉綿而伏枕兮鑾輿過而陟方攀龍髯而莫及兮

望蒼梧於渺茫八音遏密以拱聽兮咸仰戴乎重光余

恐溘先於朝露兮悲年歲之不吾與託金蘭以陳詞兮

猶眷留而弗許心懺懺而靡達兮日矯首而延佇儵上

公之並臨兮致丁寧乎天語繼三接而拜貺兮使命紛

其旁午龍章粲而昭回兮儼宸旒之當宁竊榮名而久

妨賢兮知素飡之無補叨寵恩而撫己兮輒懷慚而悽

楚余既感此離別兮復遲遲乎其去也出都門而踟躇
兮抑惟靈修之故也駕扁舟而揚颿兮汎潞河而超渤
海正春陽之發舒兮萬彙曎乎其光彩樹冉冉而飛花
兮山蒼蒼而巋嵬水馳波而東注兮草萋萋兮煙靄歷
古跡而策短笻兮吊昔人乎安在牛羊牧豎以躑躅兮
徒以增夫一嘅過汶泗而浮淮兮泝大江而南征神州
龍蟠而虎踞兮佳氣鬱葱而晶瑩指彭蠡而徑度兮招
五老於空青如顧辭余而不返兮問葛洪之舊盟遵石

頭而夜泊兮曉入乎豫章之故城童稚笑而牽衣兮揖父老而驩迎何日月之不居兮又宫車兮晏駕念同軌之畢至兮復倉皇而東下川迢迢而風颼颼兮曾不舍夫晝夜謁二陵於天壽兮淚横流而交頤神陟降於鈞天兮覩新宫之巍巍皇仁閔余之驅馳兮抑又懷乎宿昔顧哀颯之不可以留兮乃涣頒乎寵錫恭承嘉惠兮余豈懷寶而深藏老驥猶戀乎君之軒兮徒偃蹇兮不可以騰驤衆翺翔乎天衢兮獨回車以復路朔風振乎

路亭兮凛河氷其交沍悵淹留於州𠊓兮勤館人於旦暮獻歲發春兮聆蒼鳩之先鳴酒崇觴而肉載俎兮感驪駒於諸生風飄飄而吹衣兮順滄波而揚舲歷舊遊而周覽兮亦竊愧乎余生之營營駐余棹於章江兮水泠泠而山明造先人之故廬兮越歲久而增敝蠨蛸肯於戸牖兮簡冊封而塵翳卜幽隱以栖息兮得遺構於南郊疏清池而蘇圃兮亟燔樒而剪茆瀕遊魚之圉圉兮接黃鳥之交交雉斑斑而將雛兮鳦翩翩其來巢樹

陰陰以連遝兮花藋藋而承條枉鄰曲之壺觴兮庶以慰余之寂寥余既安於所寓兮遠井邑之紛囂彼不諒余之中情兮反輒謂余之孤高余素懷乎耿介兮匪時俗之所能移聊逍遥以夷猶兮時矯首而遐思美人渺乎河漢兮隔盈盈之秋水寫離鸞於孤桐兮抱明月而延企君子戒乎素行兮惟益厲乎餘藎亂曰已矣哉日居兮月諸人生兮須臾何鬱鬱兮煩忓安素履之坦坦矢余心而弗渝

述夢賦

登高樓之崔嵬兮軼氛埃於層霄天宇廓其洞虛兮際空明於泬寥綺窻珠綴紛玲瓏兮風肅肅而下飄覩真人於玉臺兮粲彩鳳而逍遥披絳霞而進謁兮遽然閔余之瘠磽啓靈文而欲授兮顧塵昏之未銷既食余以麟脯兮又飲之以醇醪琴高鼓以清瑟兮飛瓊汎其雲璈邀王喬而宿之兮吹參差於鳳匏何處子之綽約兮姱修眉而戢翠翹肅斂容而不敢訊兮欻凌風而高超

余惝怳莫知所如兮王子導余以遊遨挾光景以凌厲兮薄星辰而上朝撫扶桑之東枝兮攬若木之高標駭神鼇之贔屭兮天吳出而舞潮方遊鯤之擊水兮儵鵬翼而扶搖振余袂於千仞兮晞余髮乎陽喬升崑崙而滄玉英兮渺瑤水之蕩潏金堂閴其無人兮悲蟠桃之不實駕青虬而高馳兮過方諸而一息珠宮貝闕嵯峩兮蔭玉樹而蕭瑟接飛仙之冉冉兮嘅弱流之無極盧生去而不返兮海若誇於河伯陋夸父之不知止兮哀

愚公之又惑名荼壘於杜索兮截雄虺之九首擲封狐於萬里兮顧夔魖乎何有命庚辰於淮涘兮紲支祁於龜山猰㺄殪於青丘兮檮杌逐乎荆蠻豺虎深藏而遁跡兮蛟螭匿蟠乎重淵攬余轡以儃佪兮飄然游乎瑶之圃步春臺以夷猶兮覩鈞天之萬舞幸余逢此休嘉兮内欣欣而和煦羌回車以復路兮順凱風而曾舉山窅窅而雲冥冥兮佳木秀而承宇紛紅蘭於廣術兮喜芳菲其襲予怳然乎歸來兮惟覺時之寢處寄遐思於

寥廓兮玩孤芳而容與

楚辭

續毀壁辭

雲憑憑兮結暝鏡臺空兮夜逾永毀壁兮殞珠殫素絲兮絕桑領薄命兮不如無生朱絃斷兮流哀聲念殤子兮泉之扃有女弱兮嗟娉婷山高高兮上有石身不化兮長太息星霜易兮時屢遷舊種蘇花今就實命之薄兮心之悲讒罔極兮我姑慈事朝夕兮或乖缺蒸藜弗

熟心知之有颮風兮回颸環佩委兮亂陸離圓靈兮仰覆矢死兮不渝泪浮斑兮篔簹殞壁之毀兮櫝之韞日輪迴兮不可以企斯撫蟾兔兮桂魄隱憶夫君兮駕瑶軫惜往日兮思途近魂已逝兮情孤抱深恨兮匪良圖覔泉臺兮窅以默天宇澹兮懷哉拮据

遊薊門

雞喔喔兮揚翹曒將出兮天宇高煙寘寘兮既斂芳菲菲兮承條矯予遊兮薊門覩佳氣兮氤氲紛扶疎兮輪

困忽眇眇兮無垠青簾兮繡箔怳飛仙兮綽約吹竹兮彈絲揚清聲兮入寥廓儵回風兮度曲披紅芳兮駭緑渺佳期兮浩蕩照綺羅兮華屋烏鳴兮交交車轔轔兮駟驕聊逍遥兮遊遨

訪石鼓

有石兮鼓形質礧礧兮堅貞始柔祇兮孕璞實圓靈兮隕星玉人兮追琢刓方兮就規越千祺兮不泯羌神物兮司之謇周道兮寖微宣中興兮奮發天戈兮四揮肆

南征兮北伐徐方兮載安玁狁兮摧殘方召兮桓桓暨

補衮兮仲山文謨兮武烈流二雅兮詠歌鏗鍧兮炳燿

昭耿耿兮不磨繄端拱兮法宫四海聿兮來同選徒兮

行狩吉日兮車攻歧山截兮蒼蒼紛旂旐兮央央避馬

兮既駘避弓兮斯張儦儦兮逨逨矢激兮鷸蜀邋邋兮

員員君子來兮逌屬汧殹兮沔沔鰋鯉遊兮重淵充庖

兮登俎鱳鱳兮絜鮮麀鹿兮雉兔左𨗨趨兮右顧君子

兮逌樂趱趱兮孔庶避衛兮既平天子兮永寧康駕兮

申敕言還兮鎬京左右翼兮委虵聯亦芾兮光陸離臣
簪兮再拜琢丹兮流滋粲星斗兮錯落與雲漢兮昭回
珊瑚熣兮騰彩玉樹春兮菲菲環珮鏘兮鸞鳳飛鼎鼐
蔚兮蟠蛟螭誕紀功兮刻石亘終古兮無極歷歲華兮
既遠半啚斑兮蘚蝕蒼煙兮荆棘雨淋漓兮日炙野燒
兮年年亦何悲兮歎畫既不偶兮棄損復宛轉兮流傳
嗟以形兮見役乃幸獲乎天全巍巍兮璧雍鼓鐘兮雝
雝庇廣厦兮深覆惟日覲兮聖容甘從事兮拳埽宣人

文兮無窮

登金臺 臺故在易州

登高丘兮騁望耿余懷兮太息昔人兮眇綿嘅千古兮一日彼七雄兮虎鬭肆游談兮輻湊捭闔兮縱横嗟仁義兮莫救列館兮築宫有來兮充充詒謀兮未遠哀望諸兮不終苟士修兮信美豈千金兮能致戔戔兮賁丘何銜玉兮求貰曦亭亭兮野蒼風蕭蕭兮落木黄鳥羣飛兮争栖鴻冥冥兮高翔

謁文丞相祠

大厦兮既顛豈一木兮能全惟夫子兮遑遑冀不負兮所天天茫茫兮曷訊彼覆餗兮何心志侘傺兮不白淚浪浪兮盈襟脫虎口兮危疑羌中道兮失路風塵兮澒洞心鬱抑兮誰訴乘桴兮浮海波漫漫兮汪洋渺靈修兮何許雲冥冥兮山蒼蒼搴旗兮空坑期王室兮再匡忽豺虎兮充斥嗟赤子兮流亡朱崖兮景從義旅兮奮張何時運兮迫阨肆披猖兮見縶矢死兮弗渝哀夷齊

兮不食拘囚兮纍纍慷慨兮陳詞從容兮就義日慘慘兮風悲遺祠兮寶宮儼肅肅兮令容神逍遥兮八極驂白螭兮駕青龍流耿光兮天地與造化兮焉窮

望居庸

望軍都兮穹隆雄關峙兮居庸蒼翠兮蒙茸紛苒苒兮凌風城巍巍兮兩山臨玉塞兮跨高寒車轔轔兮結駟風蕭蕭兮木葉殷淙懸崖兮珊珊怳鳴琴兮清彈聞仙人兮昔降遺玉枕兮不刋召韓生兮肅之乃顧余兮一

粲駕黄鵠兮高飛翔薄層雲兮入霄漢皇風暢兮八極

蕩胡塵兮滅熄邀浮丘兮賦詩歌四海兮寧一

過盧溝

洪流兮桑乾汨盤折兮瀠灣架石梁兮横波瀨淺淺兮

激湍白石兮齒齒際平沙兮浩漫攬余轡兮東馳望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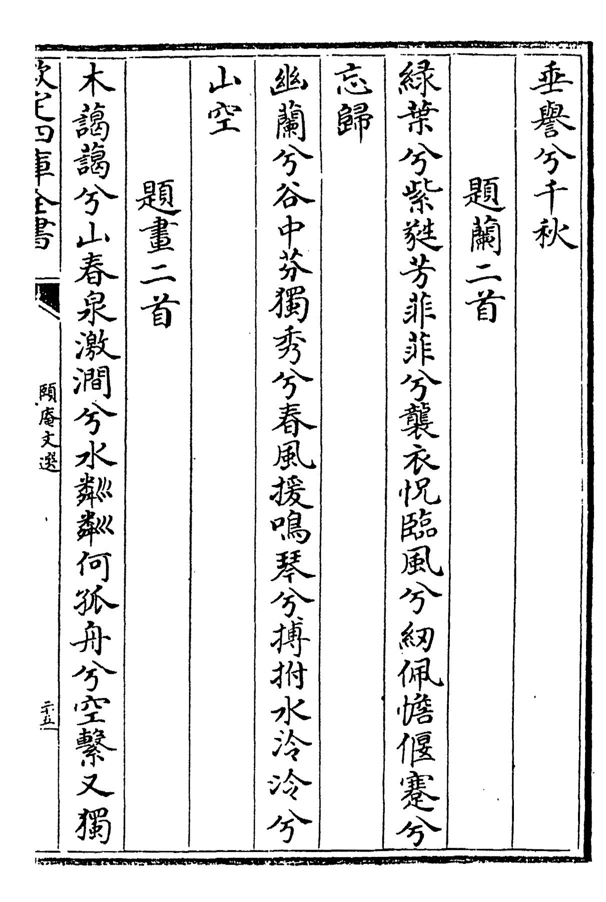
門兮九闗雲飛飛兮來迎水泠泠兮山青回飈度兮遠

響生木蔓蔓兮鳥鳴聲余欲訊兮九河碣石峙兮嵯峨

渺滄海兮無極怳凌風兮浩歌

吊望諸君墓（墓在良鄉）

税余駕兮鹽溝見崔嵬兮高丘招遺老兮問訊曰夫子兮宅茲幽方金臺兮築宫賢彬彬兮來同何夫子兮好修亦驅馳兮嚮風振長策兮高舉下齊城兮建瓴水時不可兮淹留忽中道兮易軌騫遑遑兮宵征顧交絶兮不出惡聲俾反戈兮相噬心不忍兮辭誠孤子吟兮技淚放子逐兮離憂自古兮如斯嗟夫子兮抑又何尤春草兮煙浮野蒼蒼兮雲稠吊夫子兮雖功美之不就亦



垂譽兮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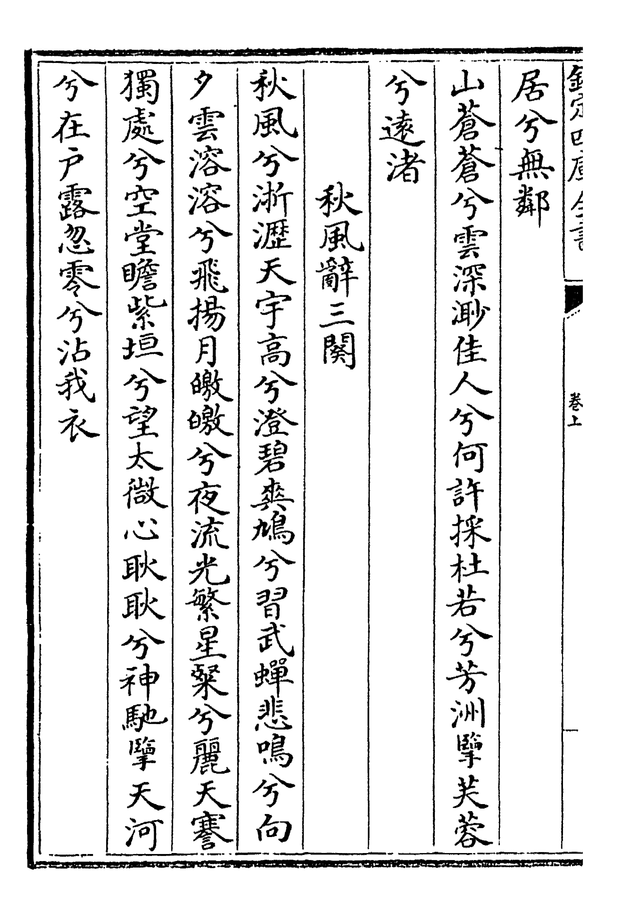
題蘭二首

綠葉兮紫莖芳菲菲兮襲衣怳臨風兮紉佩憺偃蹇兮忘歸

幽蘭兮谷中芬獨秀兮春風援鳴琴兮搏拊水泠泠兮山空

題畫二首

木謞謞兮山春泉激澗兮水粼粼何孤舟兮空繫又獨



居兮無鄰

山蒼蒼兮雲深渺佳人兮何許採杜若兮芳洲擥芙蓉兮遠渚

秋風辭三闋

秋風兮淅瀝天宇高兮澄碧爽鳩兮習武蟬悲鳴兮向夕雲溶溶兮飛揚月皦皦兮夜流光繁星聚兮麗天霄獨處兮空堂瞻紫垣兮望太微心耿耿兮神馳擥天河兮在戶露忽零兮沾我衣

秋風兮蕭瑟芙蓉華兮露白鴈雝雝兮南翔蓬飄飄兮廣陌嗟素髮兮垂領視茫茫兮色凄凜蟋蟀兮在宇顧形單兮獨影桂樹兮團團谷幽幽兮雲寒山人兮獨往倚桂樹兮盤桓

秋風兮蕭條木黃落兮山之椒野閴寂兮林幽豺登獸兮夜嗥山中人兮獨居女蘿衣兮氷雪膚耿孤懷兮不寐步明月兮踟躕踟躕兮徙倚流光馳兮歲云暮爛若華兮紛敷魂營營兮達曙

擬招

山蒼蒼兮嶙峋木薆薆兮山春葯房兮蕙橑谷幽幽兮水粼粼草芳兮蘭馨泉流兮鳥鳴君之歸兮雲繽繽其來迎君不歸兮使我心怦

山寂寂兮林幽木黃落兮山秋桂樹團團兮枝相樛猿夜鳴兮啾啾有芝兮可茹有秫兮盈疇紉幽蘭兮蔭松栢君歸來兮樂琴書以夷猶

古曲歌詞

秋鴻曲

朔風天雨霜肅肅鴻鴈行銜蘆惜遠別出塞更高翔蕩漾煙波迴飄颻雲路長歲晏無矰繳時豐多稻粱呼羣下彭蠡列陣度瀟湘歷歷鳴遵渚依依影隨陽弟兄幸無恙各在天一方抱琴對明月那能奏清商

烏棲曲

銀河高高橫碧落夜靜微風動寒廓樹頭露零正烏棲空懷明月閉深閨

階前候蟲鳴唧唧機上美人不成織含情下階望天河鵲橋横練正無波

繡羅作帳玉為屏流蘇結帶蘭蕙馨莫教窓下寒雞呌只恐忽忽夢驚覺

夜半烏啼月將落金釭青熒照羅幕抱琴試皷白頭吟凄凄切切難為心

烏夜啼

秋高碧樹凋梧葉夜静銀牀懸轆轤美人堂前看明月

啞啞枝上啼寒烏烏巢蒙茸九子哺鸞鏡淒迷隻影孤

彈得琴中夜啼曲遲歡不見空自娛

採蓮曲

荷葉高低籠水碧葉下花紅露露濕採蓮渡頭風正急

風正急棹船歸雲片片雨霏霏

湖中花豔張紅雲湖上女兒新茜裙清歌妙曲隔花聞

隔花聞聲宛轉跡雖親心獨遠

採得荷花香滿衣與郎相見思依依晚涼湖上並船歸

並船歸桂為楫激清波蕩明月

白紵歌

昨日之日不可留飛光迅速如波流嗟嗟少壯終白頭
願及芳時任遨遊吳姬當筵歌白紵清絲急管間宮呂
妙舞低迴玉杯舉如何不樂空延佇
堂前花開豔春陽錦屏圍暖羅綺香撾鍾考鼓宴高張
美人起舞紅袖揚滿堂欣欣樂未央但恐一夕秋風凉
空自徘徊明月光

白紵舞歌

錦筵銀燭照樽俎絲竹悠揚薦芳醑美人醉來白紵舞紅袖低垂嬌不舉

玉佩丁東羅袂紅纖腰對舞綺筵中落花宛轉縈芳叢密雪飄飖迴曉風

古出塞曲

少小事戎行許身漢飛將逸氣每憑陵壯心多慨忼昨日羽書至匈奴近邊障耿耿不能寐上馬馳北鄉寶劍

糴龍文雕弓插虎韔橫行絶域中颯颯雄姿王陰風度漠高殺氣連雲漲一箭落旄頭羣胡膽已喪單于獻轅門閼氏獲氈帳志在淨煙塵豈顧身被創歸來論勲業敢擬麒麟上

折楊柳歌

昨日看花開今日花已披苦心獨徘徊折楊柳流光如逝波韶華詎能久

燕燕羽差池銜泥巢畫梁雙棲復雙飛折楊柳郎去茂

陵遊還憶閨中否

幽蘭生谷中亦知候春陽獨秀含清風折楊柳芳馨終自持紉佩待歡取

囊中孤桐琴自與懽別來玉指間徽音折楊柳臨卭夜堂曲相知不忠厚

寶鏡久不磨塵翳如浮雲熒熒當柰何折楊柳中心徒自知寧復論妍醜

四時詞

春風吹簾斜簾開飛柳花美人高堂上見此惜年華年華容易隨春草一雙蛾眉鏡中老

碧水汎迴塘新荷艶曉粧看花臨綺檻愛此雙鴛鴦鴛鴦宛轉迴塘路相對朝朝還暮暮

秋露白如玉梧桐墜寒緑文犀鎮錦帳紅淚銷銀燭銀燭輕搖翡翠烟孤影熒熒夜不眠

葉落深閨靜露零宵鶴警玉井凍無聲夢迴寒夜永夜永銅龍漏幽咽小窓斜轉梅花月

長歌行

東海隱蓬萊西崑泛瑤池中有仙人宅樓觀玉參差彤霞影絢爛翠旌光陸離丹竈閉靈藥紫房饒瑞芝日出扶桑樹月挂珊瑚枝阿母騰彩鳳青童驂黃螭亭亭金作節冉冉雲為衣飛佩降神女獻漿來安期相去萬億里歡會不移時琴高清調鼓王子玉笙吹食我以麟脯酌我以瓊巵甕憩方諸苑還過閬風涯但覺顏色好那知歲年馳不見蟠桃花空歌白雲辭

短歌行

前有罇酒揚眉浩歌少壯不樂老當奈何瞻彼芳樹灼灼其華清飈颯至落葉辭柯蜉蝣朝飛蟪蛄夕悲空江鴻賓遂海燕歸錦席高張嘉賓滿堂朱絲玉柱汎羽流商翳翳昧谷羲馭已促為歡未終更當秉燭

江南意

狂風吹游絲飄揚無定向若將比郎心郎心更操飈采采芙蓉花那能媚春華含情照秋水孤芳徒自嗟

結髮行

少小為夫婦結髮誓偕老如何中道間棄置不相保抱恨匪良圖憂心徒慄慄世上應無連理枝階下偏生斷腸草殘粧收玉鏡幽意托瑤琴寂寞深閨裏誰聽白頭吟

結交行

種樹種松栢莫種桃李花結交貴謹始末路空歎嗟桃李易容悴強顏逞芬葩松栢不改色挺然凌歲華大道

自坦夷人心多路歧緬彼方寸間對面不能窺相逢徒草草何由展懷抱卻憐覞睆鳴嚶嚶幽谷無人春已老

遠將歸

去年與郎別楊花飛白雪今年候郎歸楊柳綠依依聞郎買船下湘渚日日門前望行旅行人過盡乳鴉啼徘徊日暮空延佇攬衣回洞房對鏡下新粧那知清漏短但愛明月光月光照席涼於水帳裏燈花撒紅蕊好事從來不浪傳明日升堂報姑喜

妾薄命

妾薄命聽妾歌夫壻輕別離妾心當奈何山有虎豹水有蛟螭川塗邈悠曷云能來朔風吹衣雨雪霏霏洞房憭慄神悽色哀吁嗟乎妾雖改兮妾心不移

竹枝詞

湖上聞郎歌竹枝湖中蓮艇便輕移卻言郎度瀟湘去折得荷花空淚垂

聞郎昨夜下巴東烟樹蒼蒼山萬重一片陽雲飛不定

不知何處有郎蹤

船頭烟暝浪花飛船裏風來雨溼衣獨棹蘭橈下蓮渚迎郎不見又空歸

荷葉亭亭秋色闌露珠風蕩不成團自憐顏色非前日羞把新粧臨水看

楊柳枝詞

卷畫樓前雨歇時千絲萬縷綠垂垂無端卻被風吹起撩亂春心不自持

罩水和煙萬葉重倚風飛絮曉茸茸莫教吹落長河去
化作浮萍無定蹤
門外春風楊柳枝去年折柳送郎時車輪一去無消息
只有長條依舊垂
畫簾風動影絲絲曳緑摇金晝景遲睡起倚闌看蛺蝶
鶯聲只在最高枝

調笑詞

明月明月今古幾回圓缺天風吹上雲端瓊樓玉宇露

寒寒露寒露擣藥誰憐顧兔

綠綺綠綺寫得高山流水海天煙霧漫漫明月松風夜

寒寒夜寒夜鶴舞銀河初下

精衛精衛滄海填來幾歲飛來飛去翩翩但見洪濤碧

烟烟碧烟碧愁殺孤飛短翼

泥滑泥滑道上間關車轄淒淒切切低飛正是行人遠

歸歸遠歸遠只恐山頭日晚

三臺詞

一陣霜風乍起半窗月影初斜寶匣燒殘香篆銀釭落

盡燈花

坐穩錦茵重疊醉來烏帽欹斜誰遣青娥鬭月自憐銀

海生花

樓上角聲嗚咽天邊斗柄横斜酒醒風驚簾幕漏殘月

在梅花

序

思紹堂詩序

聖賢之業得其人則紹不必皆其子孫然于其人不于其子孫必其子孫之不克肖也堯之業舜紹之舜之業禹紹之紹禹湯文武之業者啓大甲成康也孔子於堯舜文武之道祖述而憲章之紹孔子者顔曾思孟也後乎千有餘歳周程張朱則紹聖賢之絶學者也其間有若邵子者其業得之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所謂物理性命者具於皇極經世之書概可見矣程伯子嘗言推其源流遠有端緒然自邵子没而其傳泯焉葢其自

得者汪洋高大非淺之為儒者所可窺也余嘗聞諸鄉先生言有元臨江杜清碧先生博學多聞深探皇極經世之旨然余生後不及見先生莫知其底裏及得其懷友軒文讀之信乎博洽之君子也後又得其與鄉先生講論有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天下合為一心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制禮作樂而躋三五之盛信乎有得於皇極經世者矣今其孫德機以思紹名堂蓋有志於先業能賦者既詠歌之復來徵余序嗟

夫皇極之書雖存而性命之理甚微宏博之學可充而克一之妙難會然則若何而紹其業也亦曰思而已葢思曰睿通乎微者也德機其勉之庶幾克肖焉

元宵唱和詩序

史記樂書載漢家常以正月上辛昏夜祠太乙甘泉徐堅謂令人正月望夜張燈是其遺事或云漢武祭五時通夜設燎此張燈所由起也後至唐宋有弛禁放夜之令其事遂盛由此而言世以元夕為燈節其來久矣大

抵朝廷無事區宇寧謐民殷物阜而天下之人得以安其燕遊無淫佚之侈則太平熙洽之化於此亦可見焉今年春正月十五日左庶子兼侍讀永嘉黄淮宗豫設宴為觀燈之會入夜酒酣光彩照席芙蕖牡丹根株葩葉爛然乎罇俎之上縉紳在席者咸詠以詩而右庶子兼侍讀廬陵胡光大為之倡且以序屬余余惟古之君子日用興作嘗有玩物之戒若嵇康之鍛阮孚之屐桓伊之笛顧愷之之畫非不傲世絶俗然未免酣溺於物

而吾宗豫之意豈在斯乎誠以聖天子在上天下康寧吾徒竊禄於朝雖無裨於治化然幸以文字為職業乃得優游於侍從之間者皆上之所賜也今兹休暇撫時燕樂而觴咏勸酬竒藻遄發豈不可以叙朋游之好鳴國家之盛矣乎得詩若干首遂為之序云

送趙季通調北京國子司業序

師道之不振久矣至元為甚余聞諸鄉先生云虞文靖公嘗言初元之建學也自許文正公是時風俗簡略人

材樸茂文正因時立教一時士類多所造就許公歿而學政寖弛師道日廢及吴文正公來為監官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又以浮議鼓扇公遂不懨而去他日有戚里為司業者諸生羣然舉張子過此幾非在我之言為問戚里出倉卒未能即對連曰幾非諸生遂以此語榜其座繼而魯公子翬與虞公來掌教事始教之日諸生有寫東坡洗兒詩於行舍壁間詩中有愚魯二字意葢含誚二公也其驕蹇傲誕類如此可勝道哉我太祖

高皇帝以天縱之聖膺君師之任深知其弊故於建學立師凡若此者一切禁戒而痛絶之本道德以為之訓通典禮以為之法嚴教條以示之約束品節防範周至詳密俾過不及者一歸於中正故為師者得以振其紀綱為弟子者得以安其禮分數十年間名卿材大夫士彬彬輩出而人材治效之盛邁於前代遠矣皇上聰明睿智治定功成首幸太學御筵講經文武就列環橋門觀聽者動以萬計聿新乎文教光昭乎鴻業繼志述事

又有以超軼前代者也天台趙季通先生於時為博士嘗被恩榮矣今以司業調北京胄監掌其監事登圖書於舟遂祖餞於道六館師生送之江之滸有揖而言者曰司業往矣公可無言乎余曰趙先生之德之才聖天子所簡拔人之所共知何待言耶雖然余又嘗聞昔安定胡先生掌太學以法度檢束士初其徒少能安之久乃化服數百年間士君子論能振立師道者安定其人也故君子所為不求近效當要其成要其成古有其道

古之道亦曰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先生持此以往鑑前代之所失體皇上之至意遵太祖之成憲與其君子日從事於詩書禮樂講明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振起乎斯文以淑諸人以行諸世庶上不負君命下有以慰士子之心先生往矣余曰望之

金諭德北征詩集序

永樂八年春二月聖天子親駕北庭御羣帥以統六師問罪邊塞維是扈從之臣妙選將相大臣曁文武之士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與學士胡公廣
子楊公實在帷幄秉代言之政儼與戶部尚書夏公時
被命留北京鑾輿之發拜送於郊見吾幼孜烏帽貂裘
腰弓服矢馳馬於屬車萬騎之中莫不壯其志而榮其
行也及皇師奏凱而歸幼孜乃出示北征詩集屬余為
序余誦之凡若干首道路之所經風氣之所接山川關
塞之所登覽雲霞草木霜露晦明之景與凡師徒之次
軍容之盛既得以吐其奇氣見之咏歌矣至於沐道德

之光贊謨謨之密親際風雲之會而發揮乎敵愾之義詞雄句傑富麗鏗鏘有以遠揚天聲如金鐘大鏞震乎寥廓之外而光前振後者有非他人所得與也故是編之作非特寫一時榮遇而已葢將紀千載不朽之盛事而傳之無窮焉幼孜之志亦或在此乎後之覽者固將有得於斯文敬序以弁其端

楊氏清白堂詩序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公勉仁以清白名

堂益有取於其先太尉震之言砥礪自修將以振起其聲光紹述夫先志學士胡公光大既為之記賢士大夫又歌詠之而屬余為序余嘗登勉仁之堂虛明爽塏四壁之間洒粉為圖松篁山石之觀清覓蕭森之意超然乎塵埃之外如即山林幽栖之境翱翔以遊焉乃展席焚香清談煮茗絃琴賦詩引觴命酌賓主之間暢然而適陶然而樂油然而忘乎日之夕也清風洒衣明月在庭景與心會物我齊冥余顧勉仁曰斯時也不知堂之

清白人之清白也勉仁曰即斯可以推吾名堂之意矣太虛寥寥纖翳不生八荒洞徹無有彼此無物以為之累也靈臺湛然虛室生白何思何慮表裏如一無欲以為之累也吾觀古之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臨乎憂患顛沛之塗卒不以動其心者志有在焉彼汲汲於生業營營於貨利將以為子孫後世計者之所為也先太尉凛然四知之畏所以遺子孫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嗟乎慕紛華者不可與樂道酣嗜欲者不足以貽謀

勉仁承先世之餘休際國家之興運為聖天子侍從之臣鏘金鳴玉從容廟堂論思黼黻以贊皇猷然猶孜孜夙夜檢身飭行惟恐弗逮宜其表揭先訓存乎心目出入省覲而不敢忘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勉仁有之由是而之焉所以繼先志而益振其聲光者寧不在玆乎羣公之什粲若貫珠顧余不敏序以為引

冰雪軒詩序

天地間物之至清至潔者無逾於冰雪而君子尚焉將

以育德勵行也然冰雪不常有而君子清潔之志意無時而不存以無時不存之志意寓於不常有之物此吾友諭德金公幼孜冰雪軒之作意葢有在焉幼孜之來北京也其居當闤闠之中車馬往來市聲遠邇雜遝而相聞每退自玉堂燕休之際思有以屏其塵囂接乎高明乃於所居東偏闢一室堊其中疏其牖以納乎天光日華曁風月之夕皎乎如在冰雪中幼孜欣然有得告於素所往來者各賦詩以詠之屬儼為之序君子居室

日用之間有銘焉有箴焉揭其操存省察之要以儆戒其怠惰燕逸之私而操修之實德與行而已德之明光輝而日新同夫雪之潔行之純貞固而不污類夫冰之清如此則志之所之意之所存無所往而不清無所往而不潔而茲軒之扁亦猶盤之銘座右之箴豈徒尚其虛白也哉抑余聞幼孜先公嘗以雪厓自號德義著於鄉邦凜然有古君子之風人稱之雪厓先生幼孜佩服先訓立身行已循循然無遺而清修潔廉可謂善承其

家者矣士大夫擬之劉凝之父子昔凝之父子以德操重於當時蘇黄門謂其人冰清而玉剛鄉之長老遂以名其堂所以表見於後世者至於今不泯也然位不滿其德君子惜之今幼孜為聖天子侍從之臣以文章黼黻乎至治雪厓得推恩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存殁光榮為幸至矣凡造兹軒者朗然如游山林冰雪之鄉清興之發有不能自已故珠玉之富盈於篇翰而其事之美將垂不朽豈直為一時詠歌而已哉

友桐軒詩序

金川之玉峽毛咨詢其先吉水人父省夫爲陳氏贅壻始徙今居咨詢性嗜琴以友桐名其軒今年秋領鄉書將之京求賢士大夫之賦詠先余爲之序夫琴者古先聖王之雅樂君子無故不去蓋取其中和之音養吾中和之德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格神人和上下移風易俗合於八音宜乎君子之所尚也余少時亦嘗從事於斯承顏奉歡之際先祭酒公聽之嘗曰吾聽白雪有八荒

無塵萬籟俱寂之意聽春江有波濤浩蕩魚龍鼓舞之勢聽歸樵有伐木丁丁山鳴谷應野猿幽鳥之音聽佩蘭有楚江湘浦和風麗日幽人詠士之興聽夢蝶有蘧栩栩齊物之心聽御風有憑虚欲仙泠然善之感於離騷楚歌則如逐臣慕君勇士赴敵慷慨不勝其情也於長清短清則如雪天清曉風鼓瓊林鏗鏘之振乎寥廓也於水雲則有擊空明泝流光放棹滄浪之樂於大雅則黄鐘一鈞始終條理有太羹玄酒之味獨於秋鴻

如萬里關山黃雲白草銜枚入塞風迴電馳霜降水落月冷江空團沙依渚嘹嘹嚦嚦顧侶呼羣超然遠舉而琴於斯爲盛乎又嘗承乏禁林得侍太宗文皇帝於武英進講之餘帝命出響泉親鼓南薰之操繼之以猗蘭之曲和鳴肅雍宣暢道德游魚出聽於金河龍媒仰秣於天廐感通之至鳳儀獸舞品物咸遂於今三十餘年矣儼自嬰末疾手足不仁每對桐君不能一加指於冰絲之上追憶君臣父子之間悵然今昔不覺涕淚之交

零也咨詢以英妙之年得琴中之趣而又取以為友迥然拔乎流俗而便僻便佞者斯遠矣雖然君子之取友不止於斯也自鄉而國而天下所以輔仁成德者必有其人焉以友鄉國天下之士為未足又仰思乎古之人論世尚友又必有其人焉不然歸而求之若先尚書之事業侍御之風軌神童之文學皆子孫之所當繼述者咨詢勉之至於吐珠玉振琳琅則有待於能賦者云

友竹詩序

江陰朱紹善繼性嗜竹其室之左右前後皆種竹其家居未嘗一日不與竹接也因得蘇長公墨竹一枝遂自號曰友竹持其卷告余曰將謁諸公詩敢請序之余諗之曰朋友彝倫也凡人之取友或以義好或以仁親或以文會或相須以考德或麗澤以成業故載之於易詠之於詩列諸經傳聖賢之教昭昭矣夫竹植物也無是數者子友何取於竹焉善繼曰取友以義以仁以文與夫考德麗澤者此紹日用所不敢廢也然人各有尚焉

若淵明之於菊和靖之於梅濂溪之於蓮魯直之於蘭其志固有在也獨竹世之君子尚者衆矣若衛武公蔣兖州嵇中散王子猷袁丹陽之徒豈直玩好之謂哉紹甞觀夫卉木之中春生秋零朝榮夕瘁者有矣竹獨四時而不改余則友其貞固也操而曲欝而軋者有矣竹獨直而不撓余則友其中立不倚也擁而拳窒而塞者有矣竹獨中空而通理余則友其虛心而受益也柔而脆夭而折喬而腐者又有矣竹獨勁節端操凜然乎冰

雪之中余則思夫砥礪友其名節也夫是數者紹之所
友也求之夫人事或不備焉人固有疑紹斯名者公知
言故以序請余復之曰孟軻氏有云一鄉之善士斯友
一鄉之善士至於一國天下以友為未足又尚論古之
人善繼於斯盍亦頌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反諸其躬以
求底夫其極則取友之道豈徒一物而已哉善繼之祖
子昇故元時為紹興幕官有能名善繼今以才舉將有
祿位非荒閒栖遁者比余故告之以是焉幸勉而求之

他日措之行事必有可觀者矣

竹泉詩序

朱積善慶江陰人也家居文林里承先世之業疏泉種竹以自娛因號曰竹泉示志也其兄善繼以仕進來京師求賢士大夫為詩文以表章之且屬余序萬物生天地間草木之用於人最切凡食飲衣服之須宮室什器之材無不資焉而草木之生又有資於水泉矣夫人之資其用者衆然取其類以擬德者必清修雅潔之士乃

能之故菉竹與君子之學左泉賦衛女之思豈徒然也
哉亭亭森列蒼翠玲瓏散緑陰於三逕來清風於一室
勁節虛心翛然乎塵埃之表君子取之靜以養心也涓
涓乎巖竇泠泠乎澗溪逶迤浩漾以達乎江海混混其
流不舍晝夜君子取之動以觀德焉凝靜於竹凝動於
泉則陰陽闔闢之機盈虛消息之理亦可因是而推之
矣端居暇日屏遠紛拏絃琴而鼓南薰之操濯纓而續
孺子之歌沄沄者與目謀蕭蕭者與耳謀白雲在天明

月當戶於斯時也靈臺曠然沖襟洒然形色聲臭無一毫之芥蔕飄飄乎如遊乎物之外而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間也此其自得之妙善慶有之而難以語人余樂之而徒能言之而不能有安得載扁舟於暨陽擘芙蓉於申浦抱琴攜鶴而訪所謂竹泉者相與列席傾壺擊鮮持螯倚琅玕而臨清泚詠三高而歌太平益有其日耳諸公之賦豈無啓其端者故併序之以為張本云

夢吟堂詩序

昔謝靈運愛其從弟惠連每對之輙得佳句甞於永嘉登池樓吟詠未就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欣然曰此語有神助後世士大夫重兄弟之義盡友愛之情者以此自況永嘉謝氏故宋閥閱之家自晉以來歷年遠莫詳其傳次論其世德要之必自康樂也元湖廣儒學提舉景歆慕先世之流風餘韻嘗自號曰夢堂其子温州直學榮父紹其遺芳復號吟堂吟堂之子時中又合二者之名名其堂曰夢吟時中環之父環字庭循

令居京師仍以夢吟揭於寓舍蓋昭先德永孝思也徵詩於諸公乃謁余序古之稱孝子慈孫者能不泯其先親之德善至於善繼善述尤所謂達孝者也若提舉直學之景行於先時中庭循之仰止於後則謝氏文獻有足徵矣茍祖啓之而孫不繼父作之而子不述世德之不絶者幾希亦何待五世而後已哉惟祖父子孫垂休襲慶禪續緜延之無已故雖永世而不忘焉且世之言夢者由因想因想者即周官所謂思夢也昔人謂世未

有夢乘車入鼠穴擣虀臼者蓋無是事則無是夢已若康樂之於惠連愛之至故思之深思之深則欲其見之切是以吟詠之頃形諸夢寐而佳句之得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世之昧天顯而虧彛倫者一涉利害往往視手足如塗人紾臂閱墻之不暇尚何夢吟之有焉然則謝氏之孝友其來遠哉庭循於斯非徒尚其名而已誦分離别西川與夫海嶠西陵之詩則康樂傾想之懷參軍綢繆之意自見於言表推而達之宗族兄弟之情厚

矣豈直付之空言乎哉庭循温粹而才賢行將顯融芝蘭玉樹寧終老於階庭之間耶諸公之賦珠玉粲然溢於辭翰而黄鍾大吕之音固將洗夫凡陋矣僕衰老不足以與此姑為之序云

北上倡和詩序

洪熙元年春三月儼以衰疾休致而歸既閱月伏承宫車晏駕遂奔訃北行時江西按察僉事雲間黄翰汝申考績天官於是同舟而往汝申念余力疾遠道調護極

至朝夕殷勤過於尋常師友之禮余甚賴之然感痛無聊之懷當髙秋摇落之際江山景物觸目驚心舟中無事輒有鄙述汝申從而和之清詞秀句實多起余者顧余之寂寥衰颯誠有愧於珠玉之璀璨汝申不以余之虛薄見棄而反以得與同舟為喜故凡有作登之簡編命曰北上倡和詩且俾余序之嗟乎然明之遇叔向執手於收器之間伍椒之逢聲子傾蓋於班荆之地古人邂逅一言契合尚能輸寫况余於汝申父子宿昔相親

豈徒邂逅之情也哉總詩若干篇序以為之引非敢傳示於人聊以篤斯文之好耳

城南別墅雜詠詩序

洪熙元年春二月儼以老疾拜休致之命三月辭歸踰月而抵家又踰月伏承獻陵賓天遂復北上心期同軌之會至則宫車發引矣乃匍匐詣天壽謁二陵竣事告還時天子新踐祚閔念舊臣乘眷勞之恩錫道里之費既歸獲營護先隴畢子平之願而城市囂塵故人寥落

不可以居於是監察御史毗陵許公勝為余物色得廢官舍於城南淮城鄉懸榻里去家十里而近許公偕御史包公德懷夏公能告余為别墅也余與諸公初至其處頹垣敗壁墜桷摧簷翳于埃塈蟲絲荒苔蔓草之間蛜蝛走庭野鼠竄乎内外空洞四顧蕭然諸公安余曰無廢不興幸其幽逸余曰愚公尚欲移山況此猶有堂構豈不可新乎又安知他日不有高陽之名乎昔人云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乃相視一笑而退明日余出所賜

命子弟鳩工購材因陋就簡葺而新之疏池築圃買松移竹而植焉野人聞而採藥於西山鄰翁過而分菊於南野日就月將生意油然佳木陰翳野芳幽香時雨新霽柔美藹緑明月當户清風颯然琴樽在席簡編卷舒子孫日侍賓客時來足以怡神情而悦情話養衰疾而延頽齡雖無緑野輞川之臺館香山嵩少之林泉予文後堂之絲竹然亦非粟里之荒涼玉川之索漠庶幾可以優游而卒歲也嗟虖謝太保風流文雅嘗欲角巾而

返東山尋薔薇之舊遊卒賫志而不遂李贊皇經綸豪爽然溺志於平泉樹石遺戒子孫惓惓而不置卒貽君子玩物之譏儼以不肖荷蒙列聖之恩遇得終老於家為幸多矣凉暑風曝冬日玉堂天上惟有抱孫擊壤詠歌聖化於無窮也因閱舊篋得謝環所為畫圖遂命為城南別墅而序其所以凡有鄙述書於左方云

梅花百詠詩序

刑部主事前江西叅政浦城潘賜文錫以其梅花百詠

詩寓書于布政使孟公求余序之文錫永樂初余讀卷時進士也其學富其才敏其施於政治亦有猷有為也當朝廷清明六官政簡而文錫乃於政事之餘優游暇日發其所藴見於詩章吟詠其性情舒寫其懐抱其用心勤矣余少官游吳中見故元馮海粟及釋中峯嘗有是作彼此相誇海粟卒為中峯所屈已不直於君子也朋游盍簪傳誦以資談論而所謂百詠者遂行於世矣今觀文錫所作雖不拘拘於體物而諷詠之間其心志

亦未嘗不在乎梅也好之而不忘詠之而無已是必有可好可詠者矣雖然昔人之於梅好而詠之者不少矣何遜之詩宋廣平之賦杜甫林逋之作皆見稱於世而近代論詠梅者獨以逋詩為工虞邵菴則曰以少陵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之句視疎影暗香昏月淺水之語為何如其氣象固有逕庭矣學者知此乃可與言詩也余知文錫之百詠特寄興焉耳至於發揮事業涵泳膏澤美教化移風俗達乎公平廣大以鳴乎

國家之盛於無窮豈止於詠物而已哉昔左太沖三都賦成有賴於皇甫士安之序余休致山林日就衰朽勉强執筆言實無文抱士安之疾孤文錫之意祇自懷慚曷以增重姑述所聞以為序云

包氏說文解字補義序

進賢包希魯先生博學君子也當元之季嘗著說文解字補義藏於家今其孫彦孝刋梓以行謁余序其端先生之為此書謂文字該乎天地間事物而理寓乎其中

人能因文字以明理由理以循道循道以成德行德行成而施諸事業則人生以遂人極以立後漢許叔重為說文解字之書以及唐宋諸公其說雖多或猶未允遂從而中其義凡係諸人心世道之大者則加詳焉此其著述之本旨也余嘗考六書之學自周官保氏掌敎國子其來尚矣漢法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然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命諸儒修蒼頡之法終不能復故逮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

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揚雄作十三章而六藝羣書所載畧備矣至許叔重又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乃作五經異義及說文解字十四篇上之而隷書行之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唐大歷中李陽氷復刋定說文修正筆法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然其篆迹殊絶學者宗之至南唐徐鍇以許氏學廢又作通釋四十篇韻譜十卷當時言

小學者惟鍇名家宋元以來繼有作者雖詳畧不同而考訂得失未為無補近時通其學者臨江吳均仲平閩人陳登思孝而登為優二人已沒知六書者葢鮮矣余在京師時嘗語仲平曰字書之學雖曰小學然通知古今該貫物理亦豈易言哉茍有所述俾三蒼之學復續而不絕顧不美歟仲平既往忽覩此編訓註之義簡明切當誠有裨於許氏所謂開物成務嘉惠後學者亦豈小補哉故為之序

賜老堂詩序

僉都御史吳興凌晏如尊公前鄭州知州彥能當洪熙改元推恩封吏科都給事中宣德丁未加封右僉都御史公之致仕而歸也名其堂曰賜老朝之公卿大夫旣榮公父子之遭逢復歌詠其盛美者富矣公乃謂晏如曰豫章胡先生忝有斯文之雅汝曷不為我求一言以為斯堂之光乎晏如於是因監察御史尹子聲按治西江寓書來請余亦哀老賜歸之人也養痾山林辱公以

故舊不鄙千里見存雖非空谷足音之比然亦不能無同道同志之喜也徒以江山悠遠暮景侵尋坐茂樹濯清風臨方塘對明月悵然有懷安得如香山洛社與公周旋於其間耶昔在翰林見晏如清修玉立溫淳而有文喜公之有子也今聞賜老之堂為郡邑之表遠邇歆豔則又喜晏如之能顯親也大凡人生不以富貴為足而以有子為足孰不有子而賢者為難仕宦而建功立業矣然不以馳車馬耀聲勢為榮而以歸故鄉為榮此

陳秦公韓康公父子所以卓然傑出於前代冠冕當時留芳後世者也余今乃於賜老堂見之噫若斯堂可謂三善具矣一則朝廷優老能以禮一則彥能於子能教一則晏如於親能孝也余雖不獲登斯堂請以是為詩之序若其履歷恩榮則有少傅楊公之記在

記

萬山草堂記

天下之山原於西北表於中原而蜿蜒盤礴之勢尤雄

於蜀故天下言山之巍嵬嶢巖崝嵤崄巇者必曰蜀焉有若岷嶓蔡蒙大方玉壘赤甲白鹽武都雪嶺西傾三峨之屬迤其翹然而壯觀者至於邃峽崩崖幽巃巨谷長陵峻坂有不知其幾千萬計亦不計其幾千萬名也古之騷人墨客放臣羈旅其詠歌慷慨之情悽苦其間者豈其心哉葢觸於景者異則感於心者深感於心者深則其所發無非幽憂抑鬱之思而已若杜甫元稹劉晏賈島黄庭堅之徒豈能留一日之驩哉此數子非無

一日之蹔於蜀也奈何去國懐鄉之思自不能如在中州者耳華亭胡鼎文始由饒之别駕遷晉府録事由録事倅安州其在安州也所處與前數子同所樂則異焉山川之險阻道路之幽絶往來其間不能不同然值朝廷更化之日遐邇一徳鼎文用能撫循其俗民以樂生凡虎嘯熊嗁猨號鵂鳴當風日晦明之景撫事興懐載之歌詠怡然自得此其樂有不得與前數子盡同焉今歸十有餘年蜀之山川景物常形夢寐間乃作草堂於

余山之下為終老之計名曰萬山示不忘蜀也夫余之山培塿𡐦屼其高不能踰丘陵堂之命名葢不繫於余也不繫於余而繫於蜀高情遠致游於物之外矣游於物之外其樂豈有窮乎

聽雪齋記

孫子讀書於淞泖之陽顏其齋曰聽雪客或過而咍之曰君子所其無逸必有高明之居燕息之箴以儆戒其怠惰荒寧之志故几杖盤盂戶牖觴豆皆著之銘今子

之齋何取於雪雪非恒有又何覿德焉孫子曰噫窮於化者不局於物達於道者不泥於跡子何求其鑿鑿者哉疇昔之夜玄陰四積太空冥冥振以長風萬竅響畣既而蕭蕭颼颼如木葉之初脫也飄飄飅飅如驚沙之載揚也寅緣瑟縮瀰漫淅瀝如郭索之行暫息春蠶之嚙未休也吾方掩殘編據木榻危坐而聽之乃知其為雪之作也大凡聲之在天地間其始也無形而生於有形其終也有聽而歸於無聽葢有形者無形之著無聽

者有聽之兆以有形求有聽則固而陋以無形求無聽則僻而野吾以無形者應於有形無聽者接於有聽則天下之理在我其不窮哉雪於斯際均聲也人於雪均聽也膠膠擾擾者既不得所聽荒閒寂寞之流又不知其所以聽苟聽之或取其聲之清以悅其耳未必能研幾主靜以存夫不息之功也吾於聽雪得靜之理以名吾齋奚為不可雪之來以俟吾用規其時焉其積也以坎吾用師其謙焉其隨物而賦形也吾用擬其圓方焉

其光輝而不緇也吾用致夫日新焉以是觀德孰曰不宜此吾雖不能几杖盤盂户牖觴豆之銘總之不離其道奚必求其鑿鑿者乎苟求其鑿鑿則雪且不能我有豈暇計其恒存乎哉客喈然而去孫子以告因記其說俾書之齋壁

約齋記

翰林庶吉士蕭山俞廷輔以約名齋蓋取聖人之言以為操修之要余喜其學為己乃為之記曰凡人之有失

者莫非所為之過也事親狎愛而忘敬事君怙寵而忘忠夫婦嬿昵而無别朋友凌傲以相高長忽其少幼不遜弟與夫居室之華麗輿服之侈靡食飲之奢縱逸樂之無度凡日用事物之間口鼻耳目四肢之欲侈然以自肆者孰不為過哉過則失矣是以聖人之教抑過以就中君子務焉嘗觀天地之化四時之序陰陽推遷氣機闔闢過者必約約則收斂收斂則發生萬物始終之道於是乎備矣君子於斯觀物理盛衰之際察盈虛消

息之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必也約乎中而精神心術為之操存約乎外而形骸筋骨為之檢束約乎言而榮辱樞機不敢易也約乎行而擇善固執不敢輕也以至一物之微一事之細吾皆有以約之夫豈有失也哉廷輔自幼閑父師之訓操持其身心者有素矣行將顯融推以及物余知其必有濟焉大抵性静者和平和平者寡欲志驕者放肆放肆者任情能寡欲非惟已得所養亦且於物無傷苟任情非特有損於物亦將不利於已

也廷輔守聖人之言終身行之則所以成己成物者余深有望焉若夫是齋靜幽山水清美足以軼紛華而暢神情者廷輔必有自得於其中余莫得而言也乃所望願相與勗諸

上清宮北真觀記

上清嗣教真人四十四代天師張公宇清作北真觀既成具本末告于儼曰上清正一萬壽宮所宅者龍虎山也宮之後有象山象山之支為臺山臺山之陽為後源

峰巒秀拔巖谷深窅相傳有古仙人嘗醮星於此後即其地為北真觀歷年久觀廢而故址存永樂十一年秋至北京得北斗像於崇真宮極精妙葢宋畫苑良工筆也遂持歸以明年三月某日乃於其地擇勝復營觀宇祀北斗為閣高若干尺奉祖師為祠廣若干楹東西周以廊廡以奠雷嶽諸神至於息遊之所有丹室有藥圃又其東有雲塢其西有林泉南則有鵠峯北則有松壑煙霞明滅嵐光吐吞喬林陰森微風遠響四時之景不

窮予為我記之余嘗讀太史公天官書北斗天之璣衡也分陰陽以建四時移節度以定諸紀天地萬物無所不統故曰天之有北斗猶人君之有尚書其所繫豈細故哉真人際遇聖明眷顧深至寵錫駢蕃恩禮之厚莫加焉故居山林之間未嘗一日忘報上之心登斯閣也對神明之如在望九重於天上思所以報者惟有祝吾君盛大光明之福萬億年之壽而聖子神孫永保民於無窮然則斯觀之作也豈徒然也哉至其山水之美足

以棲神保真而登覽吟詠寄髙情於物外真人必有自得之者余不復道初觀之經營道録左演法鄧景韶實贊襄之今主其觀者道士張原芳也

戈陽縣重修儒學記

弋陽縣儒學舊為南山書院宋李疊山先生謝君直所建後燬兵燹書院遷於弋陽國朝洪武初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以造士書院遂改為今學也永樂丙申山水驟發溪流漲衍學宫漂潰故址獨存師生講肄春秋祀事

居處禮儀一切遷就而已宣德丙午會稽王尚堝宰斯邑釋菜之日顧瞻徘徊惕然於中固已默有經營之志矣朞月之間政修令行民用化孚迺度材埏埴鳩工庀事自禮殿門廡以至講堂齋舍謹飾規制作之新之加丹堊於坫鏝飾金碧於棟宇高明靖深培增於昔於是聖賢有像采章炳煥德容儼然講習有所周旋進退禮文秩然藏書有室而簡冊崇景賢有祠而先德著與夫豆籩簠簋之潔修庖厨庫庾之完具卓然壯觀於溪山

之域而邑之士庶得有所瞻仰而依歸矣是役也從容不迫工有程而民不擾越二載而告成教諭李陽訓導楊清吳智寓書於新建教諭王來介其徒丁習方惟矩具本末謁余記之且以表王尹之有功於學也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宮之修復固有司之善政學者從事於斯豈徒尚夫宮室之美觀也哉藏焉修焉一志慮之專以戒夫游惰之失胥告胥訓味聖賢之言以求夫義理之奥磨礲切磋深造自得乃有

以開明其心志而義精仁熟則於應事接物之際皆得其宜矣施於有政特舉此而措之耳此明體適用之學諸君子篤志不倦必獲其效獲其效庶上不負朝廷教育之深恩下不孤王尹作興之美意而師友道義之相承足以紹疉山之風軌他日賓興于于然而來弋陽之士必有可觀者矣余雖衰老尚拭目焉若夫相其事而賛其成者縣丞杜琰曾觀主簿胡智典史任智皆可書也

饒州府重修府治記

饒自吳芮為番陽令號番君則饒故番陽縣也兩漢皆屬豫章郡建安十五年吳孫權析置番陽郡梁置吳州至隋始改饒州歷唐五代宋元以至於今所隷雖不一而饒之為郡則如故也吳置郡時仍治番君故城郡志則曰舊府治在城西南桃源山麓世傳晉郭景純所遷元季之亂吳宏據之為行省今為千户所矣今之府治故安國寺也國朝洪武二年郡守胡乾祐即其故址而

營建焉距今六十餘年亦嘗更徙而旋復故堂宇廨舍寖入敝壞為政者習於因循莫克修治宣德庚戌春知府黄公通理偕同知馮郁來莅是邦慨然有志新之閱歲政修事舉民安其治而通判李儀諸忠林祖推官唐定相繼而至於是合謀而作之積材庀事輦石陶甓工獻其能民効其力經營締構易故就新光華增於昔而人不知其勞正堂五間高二丈六尺有奇深倍之廣加於深者六之一後堂三間高一丈八尺深殺於正堂者

五之一廣視正堂不及者七之三堂之南面儀門五間堂之前東西曹舍十間堂之左右經歷司照磨所各為廳三間戒石有亭豐衍有庫麗譙有樓巍然煥然傑立於郡邑之中撫綏乎斯民臨御乎屬邑不待威驅勢迫而郡人得於瞻仰者莫不於此起敬焉是役也始於辛亥八月落成於明年四月相其事者經歷欒中信知事饒豸照磨郅禮司其會計董其役者府史王悅也功既告成郡之僚寀又相與謀曰苟得文字以紀成績則黃

公先事之勤得以表章且俾後之來者相承而勿墜也謂郁於余宿昔相親遂遣邑生吳偉奉書來告饒江右名郡也自昔文物之盛彬彬焉論勳業忠義則有陶桓公父子論節行文章則有洪忠宣父子論為相不苟則有趙忠定及江馬二公論道學相承則有雙峰饒氏較之他郡未能或之先也郡治之新豈獨為郡之人瞻仰也哉為政者於斯宣其教化則禮義廉恥之風興明其政刑則頑獷暴戾之徒戢導其生養則仰事俯育之情

遂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其斯之謂歟有若唐之顏魯公宋之范文正公元之韓伯高潘敏中國初之陶主敬皆嘗治饒澤被斯民民到於今稱之諸君子追惟前哲論世尚友其人雖遠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苟求其故必有合焉施於有政令之民猶昔之民將見其得於觀感形諸歌頌流聞後世而不泯滅予雖衰老嘗備史官抑將大書特書而不一書也姑記此以俟

容膝軒記

容膝軒者平江伯陳公燕休之室也公膺分閫之寄總漕運之師自江淮以達於北京其任大其責重言出而信孚令行而政肅舉措合理人無或違勞心焦思亦有年矣自公退食於兹軒乃欲優游於暇日益有不可得者然其心謙卑巽順未嘗以貴富驕人省察克治獨能以滿盈為戒宜其收斂於中若肅然而有臨檢束於外不侈然以自放從容鈐閣有羊叔子之遺風忠順勤勞

有陶桓公之經濟綜理精密有劉士安之規摹合是數者見諸行事恢恢乎其有餘裕矣而公之心不自滿假是以享爵祿於高年著功業於明時流聲名於後世此其所以自致者豈淺淺哉一室之内左圖右史羽扇綸巾徜徉乎其間所居雖廣不踰尋丈而胸次廓然含弘光大誠有過於高堂大廈者矣彼有不知者固未信公之儉約余忝侍同朝嘗見公之服御猶儒素寵遇無矜耀接人以敬恭固已重公之雅度矣及休致南歸舟次

淮浦勞公枉顧餞送發勤不以不肖屬為軒記別來八載養痾山林才思荒落無以塞責侍郎趙公復致公命感傾葢之結言負當時之宿諾引領託懷乃所願於公者名軒之意始終無替而已敬書此以復公公有取耶其無取也

廣州府儒學重修雲章閣記

廣州府儒學重修雲章閣既成監察御史五河丁公寧合藩臬諸公走書幣來徵記且曰閣成之日適朝廷命

下武臣子弟皆得受業學官兼資文武誠千載之盛事一時之嘉會苟得記之則嶺南之士得於觀感者益勵厥志而於治化實有裨焉按是閣初曰尊經度置簡冊在番山之下講堂之北故元泰定丁卯憲使呂禎更曰雲章取詩之義蓋雲漢昭回天之文也法言大訓聖賢之文也舊曰尊經者天下之所同然經無待於尊也至於雲章則廣獨昭揭乎斯名深有以起發乎學者之心志歷歲既久風雨震陵蝕蝕侵剝摧敗傾圮于然莫支

宣德壬子丁公巡按是邦祇謁廟庭會講之餘目擊心
存嘅然與諸公僉謀新之於是各捐貲俸鳩工取材鞏
石陶甓易其腐敗加以彩鏝興作於夏訖秋告成高六
仞有奇廣倍之深五尋為楹者七焉規摹弘敞棟宇巍
峨絺構堅緻丹碧焜煌遠近瞻仰誠為壯觀褒衣儒冠
登斯閣也海日初旦天光發新抑思有以洗瀹澡雪日
新其德者乎超然遠覽出乎塵氛抑思有以脫略凡近
而游高明者乎若然則斯閣非直為觀美乃所以為吾

成德之地也而部使暨方鎮諸公作新之意所以期待於諸君子者其亦在兹乎將見敎修於户庭化行於嶺海其所及者遠矣昔者張公九齡余公安道實是邦之先哲也嘉言善行確乎金石流風餘韻藹可想見矧二公事業表表偉偉文武兼資論世尚友豈無其人耶余養痾山林衰朽之餘不能有所發揮姑記此以俟

素軒記

都督沐公偕其兄太傅黔國公膺閫外之寄撫綏雲南

世濟其美矣乃名其燕居之室曰素軒來徵記或者曰
公之所居廣廈華榱公之所服錦衣繡裳公之騶從髙
牙大纛公之曰素殆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余曰
不然余昔忝侍同朝見太傅公與公雖身都富貴而服
御器物泊然儒素處已以約接人以恭事上敬謹遇下
無驕若不知有富貴之在其身者也雖曰由居養之素
有以異於人亦其天性之美不為侈靡之所移爾雅歌
投壺祭征虜之素也輕裘緩帶羊叔子之素也手不釋

卷杜征南之素也公於斯三君子者葢有不事矯拂而脗合者焉政修於金馬碧雞之間令行於赤水銀沙之外以他人居之正意得志滿馳騁之日公乃脫畧紈綺不為表襮厭巧返樸推誠待人苟非其天性之美曷克臻兹雖然余嘗承乏太史見國家之取南詔命將出師皆承宥密之經綸敵愾奮威遂致折衝於萬里論其成功豈一朝一夕之力哉公之父子昆弟保釐兹土而遠人傾心嚮化罔敢違越於今四五十年此固國家深仁

厚澤之所致然亦公伯仲㤝弘世業統御有方恩威並布有以服其心也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夫豈偶然也哉願公永堅素志無替厥服則勲庸著於旂常福慶流於後世前所謂三君子者豈得專美於昔耶公不以余之衰老山川萬里屬爲之記勉强執筆無所發揮他日論功臣之世勲者或有取焉

重修新建縣儒學記

新建縣儒學乃元之宗濂書院也按郡志宋淳祐間江

丞相萬里典藩于洪以濂溪周子嘗尹南昌乃建祠祀之表其額曰宗濂精舍其地在望雲門外龍沙岡之上後燬於兵元立學官天下郡縣皆有學元統初邑令薛方即龍岡故址以為邑庠時省臣賈鹿泉監司劉宣因郡士萬一鶚熊朋來之請謂精舍既為邑庠而周子之祠不可湮沒乃相與出貲得民間廢宅於東湖北涯復創宗濂書院元季龍岡之學復廢而東湖之書院存國

朝洪武五年遂以書院為新建縣儒學於今六十餘年

矣其居講席者非一人而興造修復者亦屢矣然更歲
月風雨震陵而殿堂門廡齋舍祠宇不能不腐撓敗剥
有志於斯者存乎其人焉宣德七年春三衢江珎來為
教諭慨然有志新之珎丞相公之族孫也即以其事請
於當道時吏部侍郎富春趙公巡撫西江監察御史安
岳王公亦按治於兹合藩臬諸公及郡邑長吏詢謀僉
同即其故而更以新於是自禮殿達於門廡自講堂及
於齋舍若藏修之室若江公之祠鳩工飭材加甓鏝堊

丹碧照耀輪奐增美巍然傑出於湖光天影之間猗歟偉哉工始於八年春二月再閱月而告成可謂役不煩而民不勞也董其事者主簿桂陽袁景春朝夕在類克勤所事既落成景春與玠謁余記之竊惟是邦濂溪先生過化之所丞相江公所以祀先生者豈徒然哉誠欲學者知所依歸而光風霽月高山景行千載猶一日也故學舍雖有遷易而道則無古今求其道者圖書具在圖衍太極書體夫誠而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推之

於用則修齊治平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亦舉而措之耳學者果能於先生遺書講求而盡心焉則日進於高明不流於汚下日歸於中正不惑於邪說而凡馳騖於文藻役志於功利者皆非先生之學也吾黨之士幸相與勗之是為記

詩禮庭記

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日游家庭常懷祖訓乃揭詩禮二字於門屏之間出入觀省如聞聖謨將

以措之躬行見諸實用可謂善學者矣來朝京師徵記於儼儼聞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况於聖人之子孫乎無已勉述其所聞而應命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天下古今之所共知而共學者也至於教子亦曰詩禮而已詞氣從容恩義篤至此陳亢所以喜幸而世之為父子者於是而有法式焉凡人之修身莫先於得其性情之正躬行莫安於循乎規矩之常詩三百篇不越乎六義六義之詞有善有惡或勸或懲而諷詠之間優柔浸

瀆善心由是而感發逸志因之以懲創得於其心發於其言言滿天下必無口過此性情之得其正者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天典民彝之實精神心術之所寓爾戒謹恐懼履之而不違造次顛沛守之而不失約以持已推以接物行滿天下必無怨惡此規矩之能循其常者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由是而之焉孝於親忠於君和於族以達於人人無非詩禮之發用也雖然詩之篇雖多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之義

雖廣亦可以一言敝之曰毋不敬公其勉之雖然儼又有告焉古人有言曰若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學者之通患也為子孫者則不然聖靈洋洋日在其上趨蹌於庭周旋進退悠然若有聆乎金石之奏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可不敬乎可不勉乎儼既衰且疾言無文理公不鄙棄苟有取焉或亦可為高明之一助云是為記

禮齋記

大凡士君子之行施諸人而不悖傳諸後而無斁者必有其道也亦曰禮而已禮者參天地之化貫古今而不息自身而敎子孫自家而治天下舉不外此道焉干越劉均立氏溫厚謙謹尚禮之君子也嘗以禮仕於四方而人化之矣及既歿其子則庸能嗣厥志循循雅飭操修繼述於其宗族於其鄉人一以禮為之本於是名其所居之室曰禮齋非有得於過庭之訓者能之乎大家世族非無勢利紛華以遺其子孫往往豢養之氣盈紈

綺之習勝至有以驕奢覆其宗淫佚僨其家者其故何哉不知以禮為之防耳仲尼立教必事約禮其雅言必曰執禮其命伯魚必勅以學禮禮之於人不旣重矣乎今夫視不思明而眩於惡色聽不思聰而亂於惡聲言不思道而妄發行不思敬而妄動是為棄禮之人棄禮之人必至於滅天理窮人欲其不流於禽獸者幾希故粗而洒掃應對始於童幼之習精而道德性命終於聖人之歸無不有禮焉則庸於此盍因其所已能勉其所

未至者蓋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與夫吉凶軍賓嘉之儀文具載之書遭秦滅學雖其間不能無傅會參錯之說要之其文富其義廣隨其所得博而約之庶幾先王之遺意或可因有以考見焉斯為善學者矣均立既能以禮導之於前可謂得其道者則庸復能以禮繼之於後可謂守其道者禮文之懿光輝乎父子之間此固君子喜聞而樂道之也因則庸之請故不辭而記之俾其得於覽觀之間亦思所以施諸人

而傳諸後矣其富貴福澤豈有窮乎

永嘉大羅山黄公壽藏記

少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黄公以其子貴推恩受封壽考尊崇髙出當世天下榮之此其獲於天者非偶然也嘗擬其歸藏之兆於大羅山祖塋之側卜吉之日甘露降於松栢休徵之至此又不期然而然者矣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故凡言死者人多諱之况預為墓兆者乎人生宇内不過百年七十者稀况九十者乎九

十者難而位極人臣此尤不其難乎夫死生猶夜旦爾不惑於死生而原始要終預立於事非智者不能五福以壽為先既壽且貴非仁者不獲天之於人豈屑屑然哉然作善降祥惠迪而吉天固有不能違乎人者黃氏世德至公父子食其報其所以然者人莫知之雖黃氏亦莫知之而天固知之矣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休徵之符豈虛也哉昔桓司馬作石槨三年不成君子謂其不情楊王孫不事衣棺而從裸

塋亦非人情也惟杜征南見邢山之墓而有取於祭仲謂其制得中焉公之壽藏必遵法制非苟作者山高水清豐草茂林鬱鬱佳城過者必欽嚴忝交公之子少保淮又嘗同禁侍數以記請辭不獲歸次通州復以書促之曰必得子文朝正使還俾歸刻石得慰老親之心於是不以衰陋遂執筆記之公字思恭别號静庵夫人某氏壽藏之作永樂庚寅冬十月廿有六日也

守一齋記

左通政鄆城樊公名敬字守一乃以其字題其齋居出入覲省顧名思義檢身修行求協於克一而得有所守屬余記之以廣其義余謂精一執中者堯舜禹授受之心法聖聖相傳千萬世守此而天下治孔子不得其位明此道以淑諸人千萬世學者由此而得所宗此公之素所聞素所學者余何言哉雖然天開於子而終於亥自時日月歲積而為世為運為會皆統乎一元之數也乾闢坤闔五行布四時行而百物生形形色色者皆本

乎一元之運也君子法天之經因地之義原其始而要其終知萬化之一原也萬事之一理也萬殊之一本也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操存省察擇善而固執守約而施博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然必精粹而無一毫私欲之雜始終而無一息懈惰之間則所守者篤而不為事物之所侵奪矣於此茍非敬以將之所謂涵養其本原者又烏能必其主一而無適也哉若夫鄉鄰鬬而不知閉戶同室鬬而不知救此執一者舉

一而廢百君子不由也請以是爲齋之記

養恬齋記

中書舍人王仲序取莊周氏之言名其齋曰養恬謁余爲記昔周當戰國之時大朴既散巧僞日滋游談之士縱橫捭闔馳騁辯難於諸侯而天下之俗日趨於知術嚣嚣然以詐力相高而先王仁義之教泯焉不絕如綫矣周於其間欲矯其俗謂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以知養恬其大概欲反其性而已以周之

澹泊寧靜視彼之紛紜馳騖者其跡固高矣然於聖賢之道未免半塗而廢似是而非也恬之為言安也周之意謂雖知周萬物而恬澹自適止乎安而已聖賢大學之教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平天下則國治而天下平豈若周之養恬而已哉仲序職司乎文翰日居乎承明簪纓佩玉從容於法從之間所謂養恬者亦惟安其職業無所顧乎其外

耳益取其名不取其義也雖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是皆安於所遇非善養者不能仲序以英年邁往之資養之有素所以揭德振華者將為邦家之光豈效栖栖者屏知黜聰為虛無之守也哉余於仲序以鄉人一日之長既為之記并以寓遠大高明之望焉

樂靜齋記

永嘉謝環庭循以江左名族自十一世祖某乃徙居渥洋至曽大父某仕元為湖廣儒學提舉大父某石門書

院山長考其隱居弗仕皆樂渥洋山水幽勝居則養性讀書出則以道淑人而庭循景仰先德好學而有文清修玉立迥出流俗嘗於所居名其藏修之室曰樂静其所資者深矣永樂之初以藝事薦入京今扈從寓北京之昭回坊仍以樂静署其齋居來徵記人之志各有所樂流水游龍綺紈富麗貴豪者所樂也靡曼妖冶絲竹謳吟宴游者所樂也耕鑿作息仰事俯育農夫之所樂也長林絶澗考槃詠歌幽人之所樂也樵之樂山林漁

之樂江湖市肆賈區則百工負販之徒之所樂也君子之樂益亦有之遠塵囂之紛糾安素履之閒暇貽雅志於典墳寄高情於千古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其靜也必有所事其樂也豈徒枯槁尸默而已哉庭循居京師之都會日與高人賢士交接於其間方將延聲譽於四方致功業於遠大雖欲靜且不可顧可溺志於樂乎雖然此於其跡不於其心也苟其心不為物累無往而不靜亦無往而不樂也奚必高蹈遠引絕類

離倫而後為静耳無所聞目無所見而後為樂哉彼憧憧往來於膠膠擾擾者固不足以語此余亦静者人或以為簡亦各從其志耳庭循之志適與余合故為之記且以自儆云

光霽堂記

吉水周子勉今翰林侍讀崇述之叔父故家桑園舊有堂曰光霽元季燬於兵其諸父嘗有志於斯而未就今卒成於子勉子勉發資蓄率族人於故址作堂若干楹

深廣若干尺雖無雕刻藻繪之飾而高明閎壯則加於昔矣每歲時祀事徹餕燕饗必聚族於斯而父兄子弟驩欣怡愉於一堂之上非特可以表一家之休慶而和樂之風亦足以儀刑於鄉人矣堂之名故有詹孟舉書而記則令以屬余昔宗家濂溪先生元公以高明之資發精微之蘊而千萬世道統之傳實有賴焉故其胄次悠然真與天地同流而當世賢士大夫獲見顏色或承緒論莫不灑然如挹光風朗然如臨霽月脫略窘束超

然物表誠有如黄太史之所言者然自程夫子唫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繼之者未有聞焉今子勉歆先賢之髙義擴先世之遺搆揭華扁於新堂可謂善於繼述者固將景行行止豈徒尚其名而已哉雖然居敬窮理為入德之門孝弟忠信乃踐形之實居安資深反身而誠充實之至光輝發焉若夫樂於求志而尚友千古雅意林壑而歌詠先王之道此濂溪夫子之所以髙出百世而光霽斯文者又在君子之自得者何如耳子

勉父兄子弟之間凡數十百人若崇述孟簡崇厚皆爲
聞人余故樂爲之記抑以余言爲然否乎

集虛庵記

集虛庵者道士許全義修真之所也庵在干越之玄明
觀其曰集虛者取莊周假託之辭唯道集虛之義也以
余昔敎其邑乃來徵記余進而問焉虛之爲言空也道
何由寓既虛矣庵何以居且方外之士黜聰明去健羨
外形骸又焉事余文全義對曰吾嘗觀諸水矣虛則流

實則滯覿諸火矣虛則明實則闇覿諸室中虛則通實則窒物皆然心為甚初吾之未入道也驅馳乎俗務奔走乎塵勞膠膠擾擾困於物者屢矣曾不與之化者幾希幸而去此託跡方外翛然獨處乎是庵以修吾道審一氣之存固天地之根滌除玄覽八荒洞達恬淡希夷虛空生白固知真道實集乎虛也此吾南華老仙葢將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豈徒為是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也哉然亦述仲尼所以告顏子者心齋之要不外是

矣昔吾得於師者如此願有以教之余告之曰子之言子之道也周之書周之言也必曰吾道率性者是已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子雖遊乎方之外歸而求之必有得於性分之内者亦非余之所能强也雖然彼有徇於外者日奉其教應酬鄉井閭閻之間往來屑屑終身而不悟者視金義大有逕庭矣余舊與其師徒游觀其居山林之幽蕭散閒曠皆能攻苦食淡勤於其業以興廢舉墜有可尚者故為之記

味菜軒記

從子曦今年春來省侍間語及故廬對曰新築室室之後開小軒為修息之所未有名敢請適福建參政熊本誠遺菜圖遂以味菜名且為記以勗之在禮曰六十宿肉又曰六十非肉不飽而孟子亦曰七十者食肉古者制民有恒産故飲食衣服宫室器用皆有恒制苟年未六十者不肉食雖食肉亦不恒也七月之詩食鬱及薁亨葵及菽食荼斷壺此民之恒食也至於獻羔殺羔祭

與秦上焉已爾自周衰戰國縱橫敗先王之制逮秦阡陌開而地利盡井田廢而恒產亡民無恒產則無恒心故放僻邪侈無不為矣放僻邪侈由不知約也約則儉儉德之共也反儉則侈侈惡之大也君子非淡泊無以寧志吾家世儒素吾父遭元季喪亂由金川徙南昌辛勤立業遺子孫以忠孝勤儉子孫當世守也吾承祖宗遺澤德薄能尠叨沐聖恩有位於朝自筮仕至於今三十有四年矣未嘗一日敢忘先人之訓也又嘗見鄉里

故家未有不由祖宗勤儉積德而興至其子孫亦未有不以奢侈驕惰而喪今之名軒亦惟子孫本忠孝務勤儉守先訓而已昔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文定公聞之擊節歎賞曦尚念之哉

瞻衮堂記

君子居江湖之遠則思其君處廟堂之上則思其民此固忠愛之心不能自已然亦職分之當然也前太常丞贈少卿袁公廷玉嘗以唐舉吕公之術受知於上遭遇

寵榮人鮮能及既老得致事乃名所居之堂曰瞻衮其
志益可見矣夫衮龍衣也衮冕九章以龍為首天子享
郊廟臨明堂朝會諸侯之法服也昔者廷玉之在朝廷
從容簪紱班鵷鷺之行覲天顔於咫尺親道德之光華
則繪畫絺繡煥乎天章無日不接乎目而亦無待於瞻
也及其退休於家優游暇日望蓬萊之五色想翠華於
天上雖跬步必懷乎恩眷雖一飰不忘乎周旋益其忠
愛之心為無窮而筋力則不逮矣顧其力之不逮而欲

寓其無窮之心此瞻衮之堂所以名焉今公辭榮而逝已十年餘而堂固在其子尚寶少卿忠徹數以記請余嘗接公緒論毅然正直皆中理道知公為儒者而公嘗以遠大相期余雖不敏寧無一言以酬知已邪故勉為之記庶幾表公之夙志使不泯於後而忠徹不遺其親之仁於此亦可見矣

重修徐高士祠堂記

水經酈元云贛水北徑南昌縣西歷白社其西有徐孺

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豫章續志云孺子亭即孺子宅也舊宅在州東北三里許凃廙古今志及寰宇記皆云在梅福宅東陳蕃為遷於塘東百步湖南際小洲上即酈元所云者自唐以來固已於其所作亭宋初王明為守更新之易為廣厦未知何時復毀及南豐曾公繼為守始即其處結茆為堂圖孺子像而祠之亦曰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蓋曰宅曰亭曰臺皆即其處而世易其名耳元初江西行

省參政東平徐琰重作之至正末燬於兵故處没為民居高橋之南有孺子亭者葢自唐有也考之郡志唐宣宗時塘東有三亭曰涵虚曰孺子曰碧波乾符中俱廢洪容齋曰碧波後為孺子祠高橋之孺子亭余幼時嘗游其下土阜屹立有亭巋然祠孺子範土為像乃漢衣冠也洪武甲寅都指揮宋晟以其當行道平之太守許方遂遷祠於環波亭之故址而碧波之孺子祠亦没於湖矣環波亭者宋淳熙中張帥子顏即涵虚廢亭所建

後亦廢故高橋之祠遷立焉祠枕湖風雨所會歲既久
而祠益壞永樂癸卯秋監察御史張公庸謁祠慨然有
志新之郡庠生黎彥當陳昶因勸率好事者鳩工聚材
以成其志於是參政樊公敬憲副成公均各以其祿助
之作祠堂三間廣二十四尺深加廣之數二尺甃其壁
而繚以垣中新肖像外樹門屋規制一新丹碧煥然於
湖光煙水之間五閱月而告成既成又五年而求余為
之記嗚呼孺子平生志行見諸史其高風清節重於當

時稱於後世千百載無異詞誠獨行之君子哉抑嘗論之伯夷之清柳下惠之介孺子有焉若孺子者夷惠之閒也君子論世尚友況居其鄉者乎故不以鄙陋記其本末使來者有徵焉

梅雪軒記

梅雪軒者行部主事洪璵宗器所寓之室也洪氏世居嚴之青溪東晉時曰紹者仕為門下侍郎進階金紫自是子孫累以武事顯至宋曰嘉瑞曁子雋皆由進士歷

官為聞人數傳至九齡仕為江陰州僉判僉判五傳至源洪武中由太學生教諭饒之安仁即璵之先君子也璵嘗從其先人還青溪指故廬曰此僉判所立據溪山之勝四時朝暮之景皆在几席僉判性嗜梅故左右前後皆樹梅歲寒氷雪之時粲然芬芳顧視山林草木摇落而此獨秀潔於是扁其讀書之室曰梅雪葢儗德焉璵固識之故隨其所寓亦以梅雪名昭先德且述事也昔李贊皇以經濟之才超邁之氣為能宰相溺於玩物

拳拳乎平泉樹石遺戒子孫卒不能守君子以為愚若奇章之石嗜好尤篤奔走趨附之徒不亦愚乎二人皆君子所不取何哉於德無覿焉耳至於幽人逸士之所好尚以為風月吟詠之資亦徒取其清而已洪氏之居自僉判至今已六七世矣溪山堂構不改舊觀而梅之植者益蕃教諭父子文學相承藹然蔚然其名位雖非昔人之比然砥行礪操獨可嘉也覩嘉樹於百年寄遐思於所寓而璵方將播其德馨保其清白無媿於梅雪

無忝於前人豈非善繼述者乎是皆可書也余昔在干越璵之先君子在安仁聲聞實相接今喜璵以進士發身能世其家涖官才敏有聞於時因其請也故為之記

墓誌碑銘

熊先生墓誌銘

永樂元年十一月一日豫章熊先生卒於家其孫翼之走京師來徵銘嗚呼先生之歿也儼弗克弔哭尚忍銘其墓耶雖然儼辱知先生又嘗從校藝鄂渚往返同傳

者踰月其平生履歴葢嘗聞之矣且不鄙期待以斯文甚至今其已矣銘可辭乎乃敘而銘之先生諱釗字伯幾姓熊氏其先江陵人後徙南昌中葉有諱逮者南唐時贅居豐城之孥岡生延福仕李氏得顯官六傳至本復還南昌本生亨亨生開乃遷進賢之北山再傳至純有文學仕宋為儒學官知名當時辛稼軒極推重之實先生之高祖也曾祖夢齡祖立信俱以德操表儀鄉邦考元誠篤志雙峰饒氏之學故先生自幼所得固已大

過人矣既長父命從廬陵王先生充耘受書經陳先生植受春秋蕭先生彝翁受詩經元至正甲申遂以春秋領鄉薦為崇仁學官釋菜之日虞文靖公躬詣學酌酒與諸儒交慶得友又酌諸生慶得師由是聲稱翕然滿考復典教進賢適鄉邑騷然絃誦遂寢既而徐壽輝兵犯江西江東之民相煽而起先生乃與里人樊明仲合謀倡義立營柵阻大湖以守北山時江西被攻甚急固守者五十四日外援絕先生出奇兵與戰連捷其黨稍

卻夜遣壯士持羽書踰城入告城中得報乃併力出擊圍遂解省臣嘉其功承制署南昌主簿自是將水陸軍守禦招輯凡七寒暑以積勞授將仕郎臨江路知事再陞登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未幾陳友諒以兵攻省城城陷守臣出亡先生間道之臨川以策干司徒公多通營國公和尼齊皆不能用徒受命收兵故部而事無及矣友諒既得志欲招致之先生隱匿山澤中不出者數年廬陵劉仲孚聞而嘆曰倡義有為蹈義有守足

以表見於世而壯山遂有忠義之美名不其賢乎初丞相額琳沁巴勒將兵恢復由江東而來聲威赫然愚民罣誤賊中者多死先生潛招諭使復業百里之間全活者甚衆當統禦之際鄉邑饑人相食先生力請於省得米麥賑之民賴以生者又甚衆斬黄富民數百艘避兵壯山下鄉之豪士恐其作亂將掩取之先生令人密伺知非爲亂者即白於衆事遂止嘗自誦曰吾平生無過人者世亂而造千家之命年饑而起萬竈之煙如斯而已

矣入國朝先生老處丘園日與學者講論經義循循不勸及其門者皆以文學知名四十年間江右士大夫論老成碩德禮文之所取法後生之所依歸與賢校藝朝廷四方之所徵聘必之先生洪武癸酉校書會同館書成宴錫甚厚嘗與儼論學及敬齋箴曰其要在動靜弗違表裏交正此二句反覆推論乃一篇之關鍵昔雙峰饒氏得之於弘齋李氏李氏則遡紫陽朱子以接夫濂洛之傳者也今豫章學者多宗饒氏而饒氏之學益自

敬始釗幼承父師之訓及登虞文靖公之門得公指喻亦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曾子終身之敬也求諸聖賢之心必考乎儒先之教凜凜乎其可忽哉嗚呼先生之源委若此其綱領旨趣可得而見矣其所著述有學庸私録論孟類編春秋啓鑰杜子美詩註及虞亭文集若干卷儼皆得而讀之宏博精切各極其底裏其卒也享年八十有三其葬也以卒之次年十二月某日祔梭渚龍馬洲先人墓側母吴夫人衣冠世族初娶

葉氏繼室周氏子男四人長安石陜西平凉上郿遞運大使次實次筠俱蚤世次稷女二人長適樊榮昌次適張端夫四子二女皆周出也孫男三人長即翼之次長生次公受孫女四人實筠嘗以事赴理爭就逮竟相繼死君子謂實死於友愛筠死於篤孝雖皆出於天性然亦教所及也先生善事重闈虞公題其堂曰介福且為文以美之叔父元明死於外收葬盡禮撫其遺孤俾克成立姑氏適人貧窶存則賙給之歿則資斂之與鄉人

處一以德讓遠邇化服嗚呼入則孝出則弟仕則致其力守聖賢之學淑諸人以終其身若先生者歿可祭於社矣銘曰

猗與先生德懋而崇學粹而豐道積厥躬四方式宗有猷有為而卒不施休慶用貽引物連類大肆厥辭猗與先生令聞永垂

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鄭公神道碑銘

國朝混一區宇禮樂教化唐虞三代之盛也公卿大夫

由科第發身事業文章炳炳烺烺近代鮮儷若尚書鄭公之深沉敦厚慨廓有為尤進士之傑魁者今其已矣其可得哉公諱賜字彦嘉姓鄭氏世為閩之建寧人曾祖諱食邑祖諱蘭芳俱有隱德稱善士考伯仁初娶張氏久無子祖母范憂之禱於神已而公生側室陳氏出也生有異徵族里皆竒之既失所怙張夫人愛之猶已出鞠育教誨進於成立俾入郡庠充弟子員郡博士嚴教條以束諸生諸生多不能堪而公獨安之磨礱淬礪

不懈益勤至不知飢渴寒暑以蓄其有下筆為文日演以肆居處有禮言動不苟雖尋常几格間圖書筆研亦秩然有序名公魁士一見皆器重之由是聲譽藹鬱出於行輩洪武甲子遂以易經領鄉薦明年擢進士拜監察御史時天下郡邑吏多以浼冒獲戾逮繫無虛日朝廷宥遣戍邊特命公於龍江編次其行伍值暑甚公召諸械者諭以主上恩意開示大信脫其械俾各僦居止息每旦一來見衆感悅如期無敢後其有疾病羸弱者

曰蠲禄米具饘粥湯藥以給之獅子山有道士某僧某見曰鄭御史法官也能惠施若此吾徒寧無愧乎於是相率出資設行庖為飲食諸戍徒賴以全活者甚衆以至道路往來困之之人亦獲其濟皆歎曰此鄭公之恵也秩滿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始至諸曹吏多驕蹇奢縱公召立庭下訓飭而約束之吏斂手不敢為非多滿考擢用為材官於是皆感公之德公於政利有當興害有當去施罷不竢曰諸峒苗獠反側不常隣境郡縣數

被侵毒公召其酋長布告恩威結以信義寛其徭賦諸酋感激拜謝誓不再為惡隣境之民悉得安堵丁張夫人憂去官居家杜門謝賓客疏食飲水三年之間哀慕如一日服除至京轉北平布政司右參議舉措施為咸得其宜吏民胥悅今上時在藩國公服事惟謹尤被眷愛復以事相連謫置安東屯行次冀北山谷間父老數十輩拜於路曰吾儕小人仰戚德者久矣今獲一見幸甚各載食與漿相迎勞又攜鈔千貫來獻公力拒不納

遂行未幾拔為工部尚書上即位轉刑部尚書賜內廐名馬踰數日以陳夫人憂懇請去位上初政圖任舊人勉留公乃止每旦出則正衣冠視事夕入則易服就位哭奠如儀永樂三年遷禮部尚書凡朝會祭祀貢獻禮儀參酌準式質文彬彬奏議詳雅人誦其能嘗病暑上數遣人賜藥物有詔命儒臣纂修永樂大典公實為監修官公為人有容往來交際不失其敬接士有禮御下有恩以寛廉平直聞於天下號稱名臣公為文有聞一

齋集若干卷適興集若干卷又有泛鄂渚躋桂嶺經朔漠覽平城紀行諸詩皆清雅和平之製屬纊前四日公侍漏直廬夢神人肩一龜遺之公戯以槃視之乃木龜也覺而語同列曰吾其不食已越三日俟朝内廷日將晡忽眩瞀不能支僚吏掖出登肩輿至部喉中有聲轟然湯藥不下咽夜二鼓嗒然而逝實永樂六年六月廿四日也享年五十有八上聞之嗟悼甚命工部製棺槨遣官諭祭寵遇之隆終始如一君臣之義至矣夫人蔡

氏淑而賢有子一人曰中女三人長適楊壽夫次適鄒魯璧次適李浩皆士人孫男二人長曰綱先公卒次曰綦在襁褓孫女一人將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子中持狀求碑銘儼辱知公舊辭不可乃為之銘銘曰

猗與鄭公為時名臣巀巀紫芝寔降其神維稟之豐維積之隆敷施振邁有赫其逢孰不為仕公簡闕

張處士墓誌銘

余昔寓華亭得為善之士老而彌篤者一人焉余所游

者字示卿諱文珏姓張氏後山處士其號也自余去華亭十有三年矣每與賢士大夫論善人富而好禮若處士者不多見聞余言者雖不及識處士葢亦想見其人焉今年春友人趙友同來京師賫天台陶九成狀一通致處士之孫完之意來請銘按狀處士之先世為中州人有仕宋從南渡遂居杭七世祖椇甞游華亭愛其山水乃結廬於干山櫻珠灣而從家焉五世祖椇又遷鳳凰山之陽曾祖通好施予每大雪中掃地布粟以飼飢

禽壽九十有三祖顯通天官陰陽之學壽八十有四考俊勤敏有才畧壽七十處士器宇魁岸天資頴發每自策勵務進於善其事親也奉養無違居喪毀瘠哀慕終身其處昆弟也無間言於親戚務盡恩意其自奉也衣止布帛食無重味其教子孫也以忠孝勤儉為本其於鄉黨州閭或婚喪或患難或凶荒或疾疫或貧不能存凡以急告者悉應之無怯色晚年喜與方外之士游羊豕鴈雞之畜非賓祭不殺或出見漁獵輒市其所獲而

縱之過杠梁圮弗治者亦完而新之以故人咸稱長者永樂元年九月十四日以微疾諸孫扶掖端坐問日支干不及他事夷然而逝享年九十配孫氏先處士十九年卒子男一麒亦先卒女一適盧祥孫男二彬完曾孫男三暐旼暕以是年十月二日卜兆佘山之原與孫氏合葬焉葬之日遠近傾赴執紼者屬路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以余所聞所見於張氏自其先世以來及處士之身家故多貲皆以康寧而享壽考將不謂之積善

之長乎若處士克全五福以昌厥後天之報施善人有由然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善之積慶斯獲躬壽康後逢吉識諸幽琢兹石

故承事郎曲阜知縣孔公墓表

故承事郎曲阜知縣孔希範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歷官十有七年以目眚致仕踰年而終享年六十有五既葬之五年其子詢寓書奉狀來徵墓文公字士則元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國子祭酒諱克堅之子嘉議大夫

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諱思晦之孫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諱浣之曾孫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妣張氏元濟寧總管子仁之女封魯郡太夫人公天資秀穎器宇高邁自少侍中奉讀書成均精勤博涉已為人所器重元季兵亂侍中奉歸闕里入國朝王師下中原有詔即闕里起中奉公侍行當是時朝廷褒崇先聖於中奉

特加恩禮而公之兄希學仍襲封衍聖公族人復賢公欲薦知曲阜公曰先聖德澤均被後胄吾兄弟豈得專其美於是讓其從叔父克㽦克㽦卒又讓其從兄希文希文免而族人卒薦公遂拜世襲之命實洪武二十八年春二月也公為政直道而行於宗族於鄉人不以私廢公不以恩掩義遠邇之間小大親疎咸懷其惠邑嘗有豪強誣細民代戍邊者其人上下關節民被鉗制受誣不能自直公歎曰吾為令民枉而不理非職也乃具

本末力辨於上官由是細民得直而罪其豪強其他效尤者遂斂跡初五季時有外孔氏嘗冒聖緒因亂肆毒幾絶孔氏至其子孫亦假托世冑覬蠲傜役公曰是亂吾宗今不明後世莫知矣乃力斥其非絶不與通遂以宗譜重刻石廟庭本支源委粲然别白千百世之下雖有昧冒不能紊也四代祖考墓隧之碑闕公皆建立上以昭先德下以詒孫謀其志勤矣哉凡族有喪不能舉邑有窮獨死無後者往往具棺斂以葬之人有孤子女

貧無以嫁娶者又給資裝為之嫁娶令襲封衍聖公彥縉公之從曾孫也初在襁褓而孤公保育調護俾克成立歲時祭享皆主於公而事無大小不避愛憎一切視為已任由是內外族姻無不順適賓禮往來各得其宜至於督修廟宮而著其功能塈復土田而增其歲廩衛先陵而申樵採之禁贊公府而杜請謁之私凡於宗家無不盡心焉乃以永樂十年十一月八日終於正寢是月丙午葬祖林之原孺人畢氏有賢德克相其家後公

五年卒其葬也祔於公墓子男三人曰詢曰誠曰訔訔蚤夭女四人俱適賢士孫男八人公貞公英公欽公良公鋼公公恕公禮公溫孫女四人皆在室嗚呼公之心純而正行潔而方才敏而周政通而和孝友忠信出乎自然高懷雅量不見畛域而又文以詩書節以禮樂雍容揖讓於其間信乎神明之裔卓然不可及矣而遺愛之在人者詎可泯耶謹論次其德善用表諸墓以告來者

贈右春坊右庶子楊公墓表

聖天子纘承大統臨御萬方治定功成乃永樂十年春三月詔天官錫誥執政與侍從之臣於是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得推恩及其考妣考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妣贈太宜人榮既拜寵嘉遂敘次公之行實求為墓表公諱伯成字士美其先關西大族唐末遠祖某仕於閩後子孫遂為閩人有諱達卿者積仁絜行孜孜不勸雖昆蟲草木不忍傷其生嘗讀范益謙座右戒范氏義田記愛之令善書者揭之壁間俾子

孫出入覲省以為訓實公之考也公為人謹厚事親能致孝處昆弟能友愛教子姓以義方遇內外族姻舉雍穆無間言接鄉人能以禮下之讀書每至忠孝節義之事又喜懇懇為人誦說遇人窮乏樂賑之不獨宗族子弟資給而得所教養至於外氏甥姪貧不能立者亦皆指廬授業撫育而婚嫁之不獨內外之親為然至於鄉里之間寒者賴以衣饑者賴以食貧困者賴以周急歲時伏臘察其甚窘迫者雞豚壺漿輒掇以遺之而賴之

者尤衆其有鬬爭持兩端就公正之皆得其平而去嘗卜居近雲際峰與龍津舊廬相望山水明秀喬林清池森碧可愛乃立堂曰雲山樓曰藏書日優游於其間為所知舉茂材徵書累至以母老力辭不起後復以孝廉徵例以子官得賜歸既歸當道者以其子列官於朝數欲見之公固以疾拒自是足跡不至城府六年春庶子蒙賜上尊腊肉嘉果乃遣家童馳獻公家童至未卒前六日也越三日公遂薨之家廟合宗黨設宴以饗之酒

既行舉醆祝曰荷先世積德衍慶於吾子而吾獲沾恩賜何其幸也今日與諸公固當盡歡人生宇内寓形爾恐後會難期聞者皆驚愕其言莫究所以然亦不敢訊又三日復趣家人具酒食召諸弟姪至且飲且囑曰吾平生無德及人承先人遺澤以有今日今其已矣死生命也若等無庸戚慎毋厚葬所歛衣衾止以布帛擇地止温厚及時襄事毋拘術數人有假貸而不能償者悉折責棄劵語訖遂就枕至夜分奄然而逝實是年四月

廿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配劉氏有子五人長即榮也次富次惠先公卒次信次貞女四人孫六人某年月日葬其處嗚呼昔連處士應山一布衣終於家應山之人思之而不忘吏考其行之大端不過散資以賙鄉里出穀以平市價而已至其子舉進士為縣令人皆以為陰德之報令公世有善行視連過之遠矣而庶子之顯融上及其親其視連又可同年而語哉況死生之際亦大矣公預燭於事而不亂非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者能

之乎是皆人所難能者乃揭以為世之勸

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資善大夫

禮部尚書謚文穆胡公墓誌銘

永樂十六年三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以疾在告上命太醫視藥遣中使勞問無虛日而公之疾日篤未卒前三日謂儼曰廣荷朝廷厚恩無以報稱今至此其命也惟其不朽將子是託既卒翰林侍講鄒公緝狀公之世代履歷其孤穆奉狀來請銘公諱廣

字光大姓胡氏其先居金陵曰公霸仕南唐為吉州刺史子勝徙居廬陵之薌城七世至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以忠義表見於世又五世曰敬之宋修職郎始徙吉水之大洲遂家焉曾祖鼎享祖彌高皆業儒以德行稱鄉里父子祺洪武初以儒學進官至延平知府延平公昔遭喪亂於鄉人有陰德其仕也於民有惠政公生八歲而孤母吳氏故元進士永豐縣丞師尹之女賢而能其家公教育於母自幼恭謹不縱為子弟遨嬉事及

長知好學日記數千言能自策勵卓然有成嘗游閩廣間賢士大夫見其才氣皆折行輩與交謂他日必成大器既歸慨念先德不肯隨人後乃入邑校為生員未幾以詩經領鄉薦遂中進士甲科為翰林修撰一時名聲大振衆謂延平有子矣及遇上龍飛入正大統公首被選擢為侍講轉侍讀領代言之任日見親信公為人重厚寡言小心慎密上尤重之永樂二年三月由侍讀陞右春坊右庶子五年十一月拜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

學士而寵任益隆公既以文章為職業於羣書百家之言博極其底裏停蓄深廣發而為文志趣高邁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制誥命令諷諭告戒文辭爾雅上宣德意下達人情莫不悚動感悅故倚注之重錫賚之厚加於等倫七年二月上巡狩北京公與左春坊左庶子楊公榮右春坊右諭德金公幼孜皆扈從明年二月上自北征三公亦從出居庸踰野狐嶺涉興和以入沙漠其道塗山川之所經風氣之所接與夫王師破虜功

烈之烜赫皆命公紀文勒石鏗訇炳燿超越古今上既還南京諸大臣曁公等並錫誥而延平公得贈翰林學士母封太宜人十一年春上復幸北京明年再扈從出塞有功而還是年冬公遭母喪特賜内帑敕令襄事起復既至入見上慰勞甚至十四年三月進公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楊金二公俱為翰林學士公前後為試官考第進士皆合公論得人尤多上嘗命儒臣纂修國史公為總裁官書成既進公在疾上命即公

家賜文綺襲衣鈔錠公既拜賜竟不起以是年五月八日卒於北京官舍春秋四十有九上悼惜之命有司治棺歛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諡文穆賜祭者再恩榮始終之盛縉紳之冠也公娶夏氏封宜人子男三人穜穆穗女四人長適陳年餘在室孫一人善裔女一人有司具舟遣官與穆護喪南還將以明年旦日葬具處公平生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藏於家於戲國家六合混一人文昭宣民物康阜而論道經邦佐理贊化措

天下於乂安則有公卿輔弼股肱之臣夙夜匪懈以修厥職至於論思宥密侍從左右以學術文章潤色鴻業黼黻至治於其間亦必有英偉特達高世之才而後能化令傳後垂之無窮若公者今其已矣烏可以泯故叙次其始終而銘焉銘曰

有美胡公質茂而豐叅承家艱允迪孝恭種學績文不同為工揭德振華譽望日隆既騫既舉蔚為儒宗飭其才能掌帝之制鳴玉曳組荐膺寵寄孜孜竭心登崇禁

林論思左右恩顧益深盛德至治歌詠鋪張宗廟朝廷郁郁洋洋誕敷文命洽於羣情昭示四海遠揚天聲生既尊榮歿加顯名始終之眷莫之與京維德維績於時有光勒銘斯石永世不忘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吕公墓碑

聖天子即位以來四海寧謐庶政咸和乃嘉股肱之臣能協恭於理懋明顯功特詔錫六尚書誥遂推本其祖考而褒崇之於是禮部尚書吕震得贈其考吕公為資

政大夫禮部尚書永惟對揚休命光昭潛德以垂示久
遠乃來請文將歸而刻之墓石按吕氏其先系出姜姓
封於虞夏之際子孫因以國氏歷漢魏晉宋隋唐世有
聞人自宋以來在河南者以相業顯在京兆藍田者崇
厲行義著聞天下而僕射為元祐名臣公葢藍田裔也
諱宗信字子節世為咸寧人祖諱某父諱敬甫贈禮部
尚書母張氏追封夫人公自幼端恪長益敦茂讀經史
究大義凡古人行事得失曰善吾法不善吾戒以自修

飭長安漢唐舊都習尚侈靡公一切脫去不混流俗內孝父母外睦隣族篤交卹匱一以忠厚積善為本甞曰居鄉不能力善為政不能濟物非丈夫也以是勗諸已亦以是訓諸子弟以是行於家亦以是語諸鄉鄙親友以故人益仰重咸謂公長者公平生志趣超逸遇山水佳勝輒命酒賦詩自娛怡然也生五子長即尚書次萃庸巽文甞告諸子曰吾不幸早值元季弗克有所成今汝輩幸遭聖明非學不足以立身宜勉之洪武甲子尚

書以文學取科第累官山西北平按察僉事今上入正大統擢為大理卿繼陞刑部尚書復改禮部忠直自信惟寅惟清上嘉其能士推其正緊公之教然也尚書為刑部時公尚無恙祿養榮厚士大夫歎慕之以永樂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享年六十有四葬於櫟陽之原既葬之七年有褒贈之命配蓋氏封太夫人嗚呼惟公見善明故行之也恪積德厚故發之也大天道之報善人非偶然也尚書既克顯揚其親祗承寵光復謀刻石

以詒後世可謂至孝銘曰

呂為著姓世有顯聞中晦而蟠族益茂蕃惟公承之克濬其源不有於躬乃啓後昆是生令子遭時明聖遂躋顯庸以弘世慶鐵冠繡衣斧節煌煌出廉晉輿不遠其鄉乃司廷平乃掌邦憲乃秩宗伯荐膺寵眷巍巍廟堂珮玉瑲瑲侍帝左右邦家之光惟此顯榮惟忠與孝惟子之賢惟公之教帝念本始有錫自天煥乎龍章賁於九泉生崇令名歿有褒錫莫榮於爵莫大於德刻文兹

碑惟後之式

宣聖五十七世孫襲封衍聖公神道碑銘

公諱訥字言伯姓孔氏世家魯曲阜前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諱希學之子元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國子祭酒諱克堅之孫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魯郡文肅公諱思晦之曾孫實宣聖五十七世孫也公魁梧厚重寡言笑篤學恭謹不以貴冑驕人士大夫喜與之游樂善

好施遇孤貧不克婚葬者雖傾貲濟之無難色又能詩
工篆法人得之者皆傳誦誇美相貴重華問益彰洪武
癸亥居父憂以國哀赴京祭孝陵既竣事入見天眷甚
隆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遂賜膳光禄命禮官
館於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繼庖廩復賜衣物鈔
錠充牣舍館將俾襲爵以居喪乃止服除丙寅正月朝
京師既見上大喜即命禮官卜日授爵於是以二月二
日拜襲封之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勑禮官以教坊

樂導送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於成賢街觀者莫不贊歎光榮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又明日釋奠於學廟以拜命告恩禮之加古未有也初行詔詞吏部奏用資善階聖諭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為異耳遂為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列文臣首厚其廩餼下及傔從此又古未有也公天性仁孝待宗族克盡禮意奉祭祀極其嚴敬至於廟庭修作朝夕程督竭其心力不以為勞洪武庚辰九月十

六日竟以疾終得年四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祖林祔考墓也夫人陳氏繼商氏王氏子男四人鑑鐸鈞鐙鑑襲封衍聖公後公幾年卒女五人長適李添祥次適宋平次適王騏次適侯正次蚤卒鑑之子彥縉今襲封衍聖公公之冢孫也曾孫一人原嗣公歿後二十年墓無文彥縉將樹碑墓道以昭先德來請銘其詞曰

維道之高維德之厚金聲玉振以昌厥後歷世五十而又七葉偉矣聞孫克紹先業宇量恢恢威儀怗怗明詩

習禮光華煜燁天之所與族之所宗保佑申錫格於宸
衷榮名尊爵超軼顯融寵恩異數維聖之崇佩仁服義
如守憲律終始惟一靡有愆忒由來龍蛇賢人之嗟溘
爾長逝德音孔遐祖林之原楷木蒼蒼若斧若堂昭穆
相望維公之兆祔考宅幽既封且固世德作述延畀後
昆慶澤斯流刻詞樹碑永昭厥休

灌城阡碑

永樂六年戊子九月十日先公直翁先生卒於家是年

十二月丙申葬南昌灌城鄉懸榻里施家窯之原先是洪武癸酉六月十五日先孺人卒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卜葬是原至是先公遺命葬右壙而孺人次左也初有表誌無貞石未刻今得餘干梅溪之石謹述隱德懿行用誌諸阡云嗚呼胡氏之先系出不一公之族近出新淦之城口自經喪亂族遠譜逸不知始所從莫適其系也自六世祖十三承事宋端平間始遷邑城之南高祖紹久曾祖祿賜祖子復考誠叔惟世懷德弗耀委祉

後脩公諱鼎字重器自幼恪慎端莊屹然如老成人從鄉先生聶則正受春秋業成值元季兵亂與先濡人奉二親避亂田野間竭力致養未嘗乏絕以戚其親親沒雖喪亂中葬必以禮不敢苟且以儉其親既襄事時南昌為龍興當省治有兵衛乃與兄虞部府君從家焉復遭喪亂家屢燬於兵入國朝沐浴濟化始寧厥居前進士鄱陽程國儒來為郡守造就人才立賞試格進諸儒生第其業之高下而激勸之於是虞部與公各以其業

就試連得高等而虞部且魁多士後虞部以薦徵與公握手別曰凡出而仕君臣之義也弟敎子孫毋墜先業孝弟之道也公自是日取詩書禮樂用敎導其子若孫雖祁寒盛暑不懈儼幼蒙闇公程督之尤切及令桐鄉迎公就養時民有獷傲欲置諸法公聞之曰此愚民敎未浹爾遽置諸法於政云何且為政不可不慎一或過當傷和累德非細故也儼凛然佩服終身不敢違公嘗以僑寓違遠丘隴每歲春和不遠數百里挐扁舟歸故

里具牲酒上塚退合族里之人叙宴而還家居祭享揆時備物俯仰齋肅雖老亦悲戚處鄉里恂恂然未嘗有所忤雖僕奴輩待之無嚴辭厲色與人交忠信篤敬衣食有餘樂振人之窮急貸不能償者亦置不問人有善輒樂慕稱道之有不善者誘掖勸戒開其善端而率德改行者亦多有焉其有爭短長曲直持不平者得公一言而釋以故君子喜其公小人樂其和而德義尊於鄉傅先生箕熊先生釗與公交久重公為善始終無間乃

相與稱號曰直翁先生嘗以子官封桐城知縣享年七十有八以壽終葬之前期雨親賓祖奠者咸以為憂至夜中雨止風泠然詰旦發引日皎然如春潘臬大夫郡邑官僚與凡執紼人士載道咨嗟及壙窆工人執事者皆汗浹背咸以為此公之素行獲乎天者非偶然也孺人徐氏先十五年卒儼聞之公曰汝母性純惠蚤喪母事繼母能篤於孝敬既婦於我事舅姑凡衣服飲食奉養之事必躬理之蚤暮不怠二親深自慰悅歲壬辰兵變

鄉里焚掠殆盡人少食家藏多亡汝母幸存服飾之具日以易粟奉二親不畀平居不幸二親繼歿內外宗姻間隔獨與汝母匍匐襄事甲午荐饑加之疾疫邑井蕭條遂徙龍興凡治居舍生業立家之道汝母能以勤儉助我未嘗面憂戚之色凡若此者汝兄弟蓋未之知儼幼在先孺人膝下孺人口誦孝經論語教之及長知事事見孺人歲時左右祭祀牲醴粢盛必豐潔待賓客酒食必精旨接親戚無不順適遇子婦嚴而愛雖疾病無

豫容卒之年春秋六十也後八年以子官贈孺人子四人長長壽次發次即儼次慶女二人長壽慶與二女俱夭孫七人旭昱暕杲暻曦昭昱杲發卒今存者五人孫女七人長適劉正學次適劉朝英次適進賢令餘杭吳英次適徐用中次適劉錤次適王恒次適毛宣曾孫九人訓讓謹謹詢訥訢詡詠曾孫女六人距先公之葬十有八年先孺人之葬三十有三年實為洪熙元年歲在乙巳正月十一日復蒙推恩賁於窀穸先公加贈朝議

大夫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先孺人加贈恭人踰月儼以疾休致而歸又踰月乃克告於墓深懼哀朽筋力不任恐一旦泯沒則考妣之德善鬱而不彰不孝之罪莫大焉謹銜哀具述本末敘次如右俾後之子孫庶得以為憑藉之資也男前史官嘉議大夫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致事儼謹誌

故元集賢司直曾公墓表

永豐曾氏系出郕國公遠有代序為吉名族至元集賢

司直諱如瑤字尚賢乃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諱巽申之子宋監察御史兵部侍郎江西安撫制置使諱希顔之孫宋主管浙西帳司文字贈通直郎諱元老之曾孫母胡孺人生公有異徵幼與羣兒處不為嬉戲屹然如成人從師學日授數千言輒背誦不失一字人皆以應奉為有子矣既長通書經天歷間侍應奉居元都用選補太學生其授集賢司直揭文安公之薦也未幾以應奉憂去官奉喪南還遭元季之亂慨然有康濟

之志時進士吳伯都刺佐江西省幕率舟師討寇公以
策干之不能用郡別駕蕭額森舊與公同監舍薦之郡
守梁克中乃檄公主永豐縣簿公至欲有為而事已去
不可復振即挈家去隱玉笥山中入國朝喪亂既平乃
歸葺田廬復先業洪武初遂應詔長鄉之田賦征斂以
時不為暴刻或勸之加量公曰吾祖父以來量如是卒
不易後以事遷鍾離年六十有八洪武丙辰正月三日
以疾卒殯天井岡某年某月日自天井岡啓葬於鄉之

其原配周氏子四人長洵次源次濳次潼女三人孫男幾人曰桀翰林侍講曰棐曰槼棨懼公之濳德不耀乃以狀請余惟公以文獻世美力學踐行故能安於去就垂休燾後豈有涯哉乃本厥初著其實表諸墓上以畀厥胤

先伯父虞部府君行述

公諱璉字汝器姓胡氏世家新淦自幼有大志當元季見為政者尸厥官胥徒縱横蠹蝕民奮然欲有所樹立

以利夫人而不得自效居常悒悒聞廬陵鄒先生選與其弟連講學於清江封溪之上即束書往受業每下筆為文章有奇氣鄒先生輒稱善業既成而世難作矣遂與先生自淦徙家龍興荐經喪亂乃混跡賈區人莫知其儒者也及我太祖高皇帝廓清海宇儒術用興於是郡守鄱陽程國儒進諸儒生課其藝之高下以行勸賞公乃與先公各以其業就試適喪亂之餘程侯暨諸儒師得公昆弟文字於多士中嘉歎不已特置公第一再

試三試皆在高第洪武初與廬陵劉子高清江張仲謙俱以明經薦至京擢授工部水部主事兩考陞本部員外郎又三年轉虞部員外郎公性剛毅論議確然遇事矯枉輒欲以直繩之同列多不喜譖於宰執宰執亦不喜因中以他事遂左遷通判廣州居二年復以事解官歸卜築清江往來豫章忽一日告其從子儼曰昨夢賦詩末句云歸去來歸去來山中故人久相待吾其歸矣遂挐舟泝江而上至生米值風濤而沒實洪武十八年

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從子發督水工操二舟自沒所至彭蠡湖往返七日求公竟不得嗚呼痛哉配劉氏子男三人頔頏顗頏蚤卒頔爲盧龍丞卒於官顗亦繼卒有二孫戍遐方公文集若干卷在二孫所存亡不可知公爲政嘗聞其大者若工之陶冶常之河渠吳之海運淮之海艘皆爲劇務公實經理於權輿之日後來者得有所據而公之勞乃鬱而不彰悲夫又嘗承乏禁林得見公應制詩文徒爲之嘅然公平生喜爲詩宋學士

景濂尤愛其長句謂有唐人風格今記憶僅得若干篇殆存一二於千百嗚呼惜哉公之德操行義凛然無愧於古人至遇事理之曲折在他人累百千言不能别白公片言剖析即了然開釋合乎至公人皆稱之曰能然其所就卒如斯天乎人耶莫可得而知也所可知者其可泯乎謹述其大槩如右後之覽者即斯文亦可知其人矣夫

故延平知府贈翰林學士胡公宜人吳氏墓誌

銘

永樂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有四日故延平知府贈翰林學士胡公宜人吳氏卒於家其子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廣聞訃即設位哭儼既弔而退越三日乃命其門人述宜人之世系德美來告曰廣生甫朞月先府君拜御史之命仕於朝時兄姊俱幼太宜人專家事教子女讀書事女紅課僮奴治田圃種植畜養皆有條理先府君守延平不幸棄諸孤廣生八歲也太宜人喪葬盡

禮悲哀成疾幾不能起及瘥日辟纑置論語膝上以教
廣曰汝無父吾寧必汝之有成也廣雖幼無知然聞太
宜人言極悲痛謹識之不忘廣兄弟不夭鞠育教誨皆
太宜人之德與凡扶持門户官府之供賓親之禮男女
長幼衣食百需之具又皆太宜人經理維持之力及廣
際遇聖朝叨列侍從荷推恩特封太宜人遠垂教訓懇
懇一旦至此極終天之痛何有已也然所以昭後世者
幽室之詔惟予是圖按宜人諱瑞慶姓吴氏世為廬陵

永新人父師尹故元名進士永豐縣丞母龍氏宜人生
衣冠宦族自幼閑禮訓通經史又善筆札至於剪製紉
縫之事皆極精緻父母甚愛之為擇壻少得如意者獨
延平君在生徒中器質端方學問篤實遂以歸之宜人
自入門金珠綺紈悉脫去不御躬操井臼執婦道以相
其夫子於喪亂艱難之日人以為難延平嘗撫育其從
孤弟妹數人為之婚嫁宜人能推所有與之宗族皆稱
其賢仲姊寡居無子宜人迎歸養朝夕暇時二母坐一

室講詩書論古今亹亹不厭傍置諸子誦讀與正句讀訓難字鄉閭之間尤讚其美今學士以文章黼黻至治為邦家聞人有由來矣宜人常恨不及事舅姑遇節忌嚴祀事於家命子孫拜埽於墓終始如一又性聰明善記族黨兄弟有所遺忘即咨詢雖數十年事歷歷舉之無毫髮差爽享年八十有二以壽終實永樂十二年十月三日也明年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子二人長直次即廣也女四人長適劉子仍次適黄志榮次適徐崇威

崇威宿州知州次適解與高孫四人穜穆導𥡴女五人長適劉誠次適陳年餘在室曾孫二人善裔善嗣女一人銘曰

猗歟宜人夙鍾令德爰及於行克修內則延平之終厥家孔艱諸子在幼鞠育以安訓之書詩俾克嗣肖婦功母道族閭思效維玆懿美受天之祐寵章命服光於眉壽詵詵孫子蘭茁玉滋厥後式穀衍慶流輝猗歟宜人世實罕儔刻此銘詩用昭厥休

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盧公墓誌銘

永樂十四年十月六日兵部左侍郎盧公卒年五十有六自公卿大夫以及掾史執事之人與凡鄉里交游之士莫不痛惜之時儼還自北京既弔哭退其家人攜其七歲孤欽持公世系履歷拜而來乞銘余與公友也且子壻於公義不可辭乃敘而銘諸公諱淵字文淵南昌之新建人曾大父蘖大父德父朂世業醫有陰德公幼孤母綦氏教育之既長入邑校為生員清苦力學遂以

詩經充貢登冑監歷事兵部洪武二十五年夏五月選
授司馬主事二十七年秋七月陞員外郎尋陞郎中三
十一年夏以賢勞擢本部右侍郎未幾罷壬午冬有詔
復起為左侍郎公為人篤實操履端正遇物恕而莅事
勤故自為主事有能名及為員外為郎中歷年多而知
故實凡視事劇及暮同列退公獨秉燭治文書不少懈
侃侃自將未嘗矜伐以此人皆心服之至為侍郎專檢
校貼黃其條貫節目文理浩穰不得要領者其事多繆

戾獨公任之貫穿錯綜皆有條理人又服其能嘗督工運木河上威惠兼濟事集而人不勞永樂十一年夏進表至北京居會同館疽發背危篤上遣中使賜以善藥日往候疾重輕以聞凡兩月疾瘳入謝又賜物甚厚既還獨領部事知無不為僚屬稟承政修事舉乃以子敬夭死悲慼成疾逾年竟不起哀哉卒之日朝廷遣官諭祭憫其遺孤特給米五十石鈔三千貫恩禮隆矣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某鄉某里配胡氏子男二人今所存者

欽也女六人長適朞人次適胡暕餘在室銘曰

維壽不躋維德有餘維澤不渝以遺其孫

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夏公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廖氏其先荆州人元處士諱瑞可之女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夏公諱時敏之夫人今少保戶部尚書原吉之母也元季處士寓湘之玉沙以經學教授生徒時資政公之父朞為湖廣行省都事聞處士學行命資政從之游以兵變不果行未幾鄂城陷都事歿於義資

政奉其母入沔見處士與語大器之曰都事義士也可謂有子矣其後必昌遂以夫人歸焉入國朝喪亂平資政乃徙居長沙之湘陰洪武初教諭邑庠復以母老歸養而卒夫人奉其姑盡孝敬雖處窮約未嘗有幾微不足之色其姑安之教諸子嚴而愛嘗訓之曰吾見汝父辛勤一世手不釋卷今已矣汝幼孤何恃復歎曰人生世間其業有四惟士為貴汝等得為士非惟不墜先業亦汝父之志也於是遣原吉入邑庠為弟子員又訓之

曰吾聞與善人居如就芝蘭久與俱化與不善人居如
就蕭蒿久亦與化汝其識之姑疾夫人侍湯藥惟謹朝
夕不離寢處姑執夫人手泣曰汝事我備極勞苦我老
疾必不起念無以報汝願汝壽過我子孫事汝同汝事
我姑既卒夫人葬祭如禮及原吉領鄉薦仕為户部主
事迎夫人就養後七年原吉陞侍郎夫人以子貴誥封
太淑人又五年原吉拜尚書考贈户部尚書夫人進封
太夫人太夫人慈惠温恭而有賢子經綸通變出納和

鈞以掌邦計為時名臣而太夫人壽考尊榮世稱賢婦賢母焉享年八十以疾終於北京實永樂壬寅四月十九日也後二年奉命給舟檝第三子原禮載柩歸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子三人長即原吉次原啓次原禮女二人長蚤世次適常州府照磨葛興讓孫四人琮瑛琪璨女四人長適監察御史傅霖之子俊次適宗人府經歷虞進之子瑞餘在室昔韓滉識楊於陵為佳士謂其有後遂以女妻之生嗣復卒為相方之處士之於資

政及今尚書公豈不信哉儼獲交尚書公嘗拜太夫人於堂上見太夫人禮貌從容辭氣詳雅固知其夙秉陰教者尚書公乃以墓銘見屬謹按林諭德誌所述事略叙次如右而為之銘其辭曰

懿懿夫人生於德門克媲君子陰教式遵遭家孔艱夫先其歸上下老幼養育於婺姑疾不起寢食不離勤勞孝順姑祝有辭撫字諸孤慈訓懇詳善積慶衍世澤其昌表表尚書贊理廟堂推恩顯親命服用章禄養式崇

既壽且康湘山蒼蒼湘水泱泱惟卜之吉夫人之藏刻銘置幽永世不忘

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碑

豫章城南之有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者以公之墓在也公咸和初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豫章乃江州刺史治所也公至豫章親祭徐高士之墓仰其風節愛其山川言於朝曰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單車刺史居之事雖不行而心實重焉故臨終之日

與陶侃書蓋公之葬豫章侃從公之意也後朝廷追公勲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侃上表并公書得停移葬今廟之後有坎隱然實公之墓故老相傳舊碑載墓去廟三十步初廟近排岸司瀕於江歲久為水嚙今廟徙臨墓矣而舊碑亦湮沒世俗無知者因訛為宋司馬温公豈以公嘗為劉琨右司馬故耶鄉人歲時祀事惟謹有以事禱者輙不得卜復禱曰廟無碑豈非欲得祭酒之文乎遂得卜嗚呼公之事載諸史冊章章

然輝映今古公之精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亘千載猶一日公豈以余言為足傳耶特以余能正其訛耳謹取公之履歷始終大概著於後使讀者知公不復訛為涑水先生也按傳公諱嶠字太真河東太守憺之子也初為都官從事東閤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夫人公之從母也琨請公為參軍復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公為右司馬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左

琨以公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帝嘉之尋拜散騎常侍歷驃騎王導長史還太子中庶子明帝即位拜侍中轉中書令王敦逆謀表補丹陽尹公還都奏之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及敦兄王含同錢鳳奄至都公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擊含敗之封建寧縣開國公進號前將軍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公遂有江州之命未幾峻果反公屯潯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

難及京師傾覆公乃遣王愆期奉征西將軍陶侃為盟主於是侃率所統與公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直指石頭次於蔡洲峻聞公將至逼大駕幸石頭公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侃督水軍向石頭公與庾亮率精勇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戰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公公從別駕羅洞言進攻雀杭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登公舟時

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公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議將留公輔政公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武昌公先有舊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册書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公之本末如此嗚呼公當晉室之微能以勞定國豊功偉績不獨著於王室而豫章之人不受王敦蘇峻之禍公

之利澤深矣公不棄豫章而妥靈於此豫章之人豈能忘公此所以世世祀公而不絶也公之祀應祭法余故表而出之求余文者鄒鵬南復作詩以遺之俾與其鄉人歌以祀公其詞曰

五馬浮江典午微中原雲擾竟莫支惟公天授豪傑資弘毅有猷復有為仗劍南來歷嶇崎翼戴王室昌厥詞羣賢滿朝挹光儀王事靡盬勞驅馳逆敦憑陵肆侮欺神器振揺綱紀隳斷桁扼險公出奇指顧之間含鳳披

去峻結約逼郊畿乘輿播越徒嗟咨公復奮身舉義旗
感激將士張國威羽書四發如星飛征西遂下荆州師
指麾嶽瞻與懲期白石之役天相之殲厥醜類無孑遺
策勲錫爵同三司廷議欲留公固辭旋艫南經牛渚磯
犀光下燭號蛟螭翮然歸鎮曾幾時奄忽神遊哲人萎
遠邇聞訃淚漣洏丘墓千載江之湄祠宇雖存人莫知
神明昭格於赫㸧井邑庇庥民實思有牲載俎酒載巵
願公朝夕無我遺

頤庵文選卷上